金石萃編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二十二

元祐黨籍碑

碑有二本一是蔡本正書隸額有饒跋在靜江府一碑高六尺廣三尺一寸五分行字多寡不等正書額題元祐黨籍碑五字亦正書後有沈跋在融縣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

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

書之將以須之天下臣竊惟　陛下仁聖英武遵
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　休命
仰承　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元祐姦黨

文臣

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故　文彥博故　呂公著故　呂大防故
劉摯故　范純仁故　韓忠彥　曾布　梁燾故
王巖叟故　蘇轍　王存故　鄭雍故　傅堯俞故

趙瞻故　韓維故　孫固故　范百祿故　胡宗
愈故　李淸臣故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
佃故　黃履故　張商英　蔣之奇故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故　劉安世　范祖禹故　朱光庭故　姚勔
故　趙君錫故　馬默故　孔武仲故　孔文仲故
吳安持故　錢勰故　李之純故　孫覺故　鮮
于侁故　趙彥若故　趙卨故　王欽臣故　孫升
故　李周故　王汾故　韓川故　顧臨故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覲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故 楊畏 鄒浩 陳次
升 謝文瓘 岑象求故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故 董敦逸故 上官均 葉濤故 郭知章 楊
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餘官

秦觀故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
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故 張保
源 孔平仲 故据宋史新編及續資治通鑑此下接湯馘等四十八人 衡鈞 袞公適
故饒本袞誤作兗宋史新編亦誤作兗据沈本改正 馮百藥沈本及新編馮誤作洪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峋 封覺民

故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趙令畤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廳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徹　高漸　張夙故　鮮于綽　呂

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故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故　种師極　韓治

都䀝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綍　何大正　呂彥

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

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万俟正本訛作莫俟正錢本及新編俱作莫俟皆誤今據續資治通鑑崇寧五年正月庚戌逕入呂晃卿等注內改正　許堯輔　楊朏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脩　逢純熙　故　高遵格（續通鑑作遵裕今依元本）　黄才　曹盥　侯顧道（新編作[illegible]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故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褒實（新編作褒賓）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允中（洗本及新編俱作元中）　梁俊民　王陽（新編及續通鑑此下接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張裕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故　湯械　故

司馬康　故　宋保國　故　黄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故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故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龔夬 鑑本誤作史

王回故 呂希績故 吳儔故 歐陽中立故

尹材故 葉伸故 李茂直 吳處厚故 李積

中 商倚故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

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琳 蘇昞 葛茂宗 劉

謂 柴袞 洪羽 趙天佐新編作天佑 李新 扈充故

續通鑑作扈允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鍔新編及續通鑑俱作諤 蕭

刓 趙越新編作鉞 滕友 江洵 方适續通鑑作方括 許端

卿 李昭玘 向紃續通鑑作向訓 陳察 鍾正甫 高茂

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武臣

張巽　李備故　王獻可故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

長民　李永故新編作李冰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愿

史休復故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琬續通鑑作王琬　劉延肇　姚稚　李基

內臣

梁惟簡故　陳衍故　張士良　梁知新故　李偁

譚扆　竇鉞　趙約　黃卿從續通鑑作王卿無從字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偁　梁弼　陳恂　張茂則故

張琳 裴彥臣 李偁故 閻守懃 王紱 李

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祐續通鑑作吳祐 王化臣沈本無据饒本增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

王珪饒本無据沈本增 章惇

元祐黨議

口其當者所謂公論天地並存日月並明亘億萬年

矛盾馳互此脉終不可亂欲勢力變置之有是哉

徽宗固蹟 高宗亦雜 昭雷觀國史謂 實錄及

論公家傳等書大氐有攷慶元戊午備末口口林

始獲識　左丞梁公之曾孫府鈐轄律愛其有前輩風度相與光曬暇日從容及籍中名氏因謂欲刻諸石便報傳夫前此一時之屈而後此萬世之伸其所得孰多然惟是爲計淺之爲丈夫耳非所施於昔賢特碑苟無恙彼小人者有所口恵其子孫君子本以利己浮說定罪惡口位而至於我生遺冢戮死貽鬼誅蓋至口其邪心要少變明斯舉也似不無補歲九月旦吉川饒祖堯敬跋　鐫于龍口巖刊者王俊

元祐所立姦黨碑以司馬温公爲首一旦爲雷所霹張山人有詩昨夜風雷起擊碎奸黨碑若問張山人

不知𡰥文類集

元祐黨籍碑一卷蔡京元長所書也崇寧初京在相府追憾元祐諸賢乃籍司馬光以下三百九人指爲姦黨請徽宗書而刻之又自書頒於天下俾各刻石以示後世京之意葢欲汚衊諸賢使其子孫亦有餘辱也抑豈知公論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至於摩挲遺刻歷數姓名粲然若繁星之麗天雖其子孫亦以祖父得與涑水伊川聯名爲榮曾不以爲辱也嗚呼愛憎之私果何以掩是非之公邪京可謂謬用其心矣碑之所列德業無聞者居多然賴此碑之存而天

下後世知其為君子之黨是則京之詆之乃所以譽之也歐陽子有言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豈不信哉霅川沈塘以其祖千名在黨籍懼久而磨滅特取家藏搨本重刻於石行人司副姑蘇周君得此卷出以示余瞻仰之餘肅然起敬因識於下方嗚呼世之惡直醜正髣髴於京者覽此碑尚亦自省哉盱江何喬新識椒邱文集

此碑自崇寧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鑠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創

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此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復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倪元璐跋

元祐黨籍徽宗書之立石端禮門其初九十八人爾既而蔡京復大書須郡縣以上書人及己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凡三百九人碑稱皇帝嗣位之五年葢崇寧四年也是時籍中曾任宰臣執政者十無一存曾任待制及餘官亦已零落過半亡者毀其繪像及所著書奪其墳寺存者定爲邪等降責編管荒徼

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詣闕下小人之快意未有甚于斯時者矣豈復有所忌憚乎其後張綱看詳謂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九十七人外盜以上官均岑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六人共一百三人皆係名德之臣許子孫陳乞恩倒次數而龔頤正遂采三百九人之事跡成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書凡一百卷蓋惟恐其闕然則小人之厄君子適以榮之士之自立宜審所擇矣京所書刊石滿天下惟桂林勒之崖壁故至今獨存碑後王珪章惇姓名漫漶者爲瀑泉所泐也曝書亭集

晁氏客語云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以為
精選後乃汎濫人以得與為榮而議者不以為當也
張文僩綱華陽集有紹興間進劄子云臣等看詳黨
籍人姓名見于碑刻者有二本一本計九十八人一
本三百九人內九十八人係崇寧初所定多得其眞
其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附麗添入黨
籍汎濫雜冗遂至三百九人看詳得九十八人內除
王珪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所有
三百九人除九十七人係前石刻所載其餘更有侍
從上官均岑象求餘官江公望范柔中孫諤鄧考甫

等六人名德亦顯然可見其計一百三人依得累降推恩指揮許子孫陳乞恩例云云宰臣文彦博執政梁燾等十六人待制以上蘇軾等三十五人餘官秦觀等三十九人以此攷之蔡京手定黨籍原有二本南渡合二本詳定爲三本王伯厚小學紺珠載三百九人乃京第二本龔頤正列傳譔述一百卷凡三百五人又不可詳者四人亦據第二本也今此碑列草停李清臣張商英賈易楊畏輩葢亦第二本未經南渡詳定者慮爲諸賢之玷故詳著之云帶經堂集

余同官黃州司馬于北溟成龍由粵西來贈余元祐

黨籍碑一本云碑在柳州之融縣乃黨人沈千曾孫沈暐刻也暐跋云元祐黨籍蔡氏當國實爲之徽廟道悟乃詔黨人出籍高宗中興復加褒贈及錄其子若孫公道愈明節義凜凜所謂詘于一時而信于萬世矣其行實大槩則有國史在有公議在餘官第六十三人洒暐之曾祖父也後復官終提點杭州集眞觀贈奉政大夫暐幸託名節後敬以家藏碑本鐫諸玉融之眞仙岩以爲臣子之勸云嘉定辛未八月旣望朝奉郎權知融川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古雲沈暐謹識又周元亮先生書影亦載此碑一則附錄之俟考

偶筆

書影云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云余凡兩見此碑各不同碎碑之後宜無可搨當時令郡邑各建之或尚有存者故其式弗一耳筠廊偶筆

元祐黨籍碑世所見者皆西粵重勒本是刻爲故相梁公燾曾孫律所重勒而吉州饒祖堯跋之其中注已故者六十餘人則西粵本所無也內臣之後另書王珪之名而從之曰爲臣不忠曾任宰執章惇亦與西粵本不同王丞相雖具臣故不應與章同列當以梁碑爲是也竹居亭集

余得黨籍碑二本一沈暐所跋者一饒祖堯所跋者

饒本視沈本字樣較大又題額沈是正書饒是八分

書答書影謂當時令郡邑各建之或尚有存者故其

式非一沈饒摹刻之不同以此故也觀妙齋金石攷畧

碑完具其立此者朝奉郎權知融州軍州兼管內勸

農事古雲沈暐也暐爲沈千之曾孫以家藏碑本鐫

諸玉融之眞僊巖碑式凡三截上橫勒蔡京書題云

皇帝嗣位之五年誕之於史實崇寧三年也徽宗紀

六月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

爲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今碑悉與史合惟碑

所言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之東壁崇寧元年籍元祐及元符諸臣百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見本紀則史未嘗載上自書也史

摠計元祐元符而碑止題元祐黨籍較史微有異文

登園以元祐爲首惡而大書特書之與中截文臣內

分宰執侍從餘官又有武臣內臣並列其名次然碑

以司馬光居宰執第一而紀則首文彥博碑以內臣

張士良武臣王獻可爲第三而史則悉列于首蓋爲

重定之次如此又書爲臣不忠曾任宰官二人王珪

章惇不與上諸官連案是事在三年二月己酉詔王

珪章惇別爲一籍如元祐黨今碑另行所書是也下

載暐自記刻石始末爲臣子之勸嗚呼京之計欲出死力以沉錮幽埋此諸君子者今反借力而譽揚然則京之愚爲可悲而惜不早覺悟也授堂金石跋

按元祐姦黨姓名有二碑一立於崇寧元年之九月徽宗手書刻石置端禮門凡百有二十人首文彥博明年九月臣僚請頒端禮門石刻於外路州軍一立於三年之六月徽宗手書刻石置文德殿門之東壁凡三百九人首司馬光又命蔡京書大碑頒之天下此在長編及宋紀具有明文京所書者乃三百九人非百二十人也而陳桱通鑑續編於崇寧二年大書

云頒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於州縣三年則但云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刻石於朝堂反不及蔡京書碑事薛應旂王宗沐皆因之何其謬也畢沅續資治通鑑亦與

右元祐黨籍碑徽宗朝元有兩本崇寧元年九月己亥御書刻石於端禮門者此初本也三年六月戊午重定一籍通三百九人御書刊石置文德殿門東壁又詔蔡京書頒之州縣令皆刻石此再刻本也五年正月以星變除毀朝堂石刻如外處有石刻亦令除毀而元刻無有存者今世所傳乃南宋人所翻三百九人之本一在靜江府有慶元戊午饒祖堯跋一在

融州有嘉定辛未沈暐跋饒本字畫校大於諸臣身故者名下注一故字與沈本異沈本末一行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章惇兩人饒本有惇無珪饒本內臣有王化臣一人沈本無之袁公適饒本誤袞爲兗馮百藥沈本誤馮爲洪龔夬饒誤作史饒本額元祐黨籍四字八分書沈本額元祐黨籍碑五字正書按崇寧詔書云三百九人以兩碑所列姓名數之皆闕其一當於饒本增入王珪一人沈本增王化臣一人乃得其實餘官內湯馘以下四十八人當移於衛鈞之前則兩本皆誤當依宋史新編正之予嘗讀新定

籍志知淳安縣學亦有元祐黨籍碑縣尉司馬逑所刊不審今尚存否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也而姦臣欲以紹述之說奪之紹述爲孝則更改爲姦人主聽之亦若近理雖然忠孝者一家之私也是非者萬世之公也文武之子孫以紹述爲孝幽厲之子孫亦可以紹述爲孝乎神宗所用之人所排之法海內皆以爲非獨其臣子是之又以議論之不能勝而假威力以勝之而人心終不服也人主之權能行於一時不能行於萬世讀黨籍之碑崇寧君臣幾大快於心矣豈知人心所不服即天心所不祐向以入此籍爲辱

者後且以不得與此籍爲恥矣若夫曾布張商英豈
畏之翻覆無特操者蔡京雖抑之而後世終不能揚
之此又由乎其人之能自立而非可僥倖以取名也

濟研堂金石文跋尾

元祐黨籍碑姓名攷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 故 史傳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神宗朝累加資政殿學士居洛陽十五年帝崩赴闕臨晉爲門下侍郎元祐元年九月薨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章惇蔡京請發冢斵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諡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擬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

邵

氏聞見錄公旣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

文彥博

故史傳字寬夫汾州介休人神宗朝累拜太尉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命平章軍國重事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諡曰忠烈

呂公著

故史傳字晦叔夷簡子元祐三年累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明年二月薨贈太師申國公諡曰正獻紹聖元年章惇爲相以翟思張商英周秩居言路論公著更熙豐法度削贈諡再貶建武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司戶參軍徽宗立追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左光祿大夫入黨籍等復銀青光祿大夫紹興初卷還贈諡

呂大防

故史傳字微仲其先汲郡人後家藍田元祐中累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立朝八年乞遜位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黜學士知隨州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紹聖四年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病薨徽宗即位復其官高宗紹興初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諡曰正愍　續資治通鑑紹聖元年三月乙亥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罷大防位首相踰六年當國日久羣怨皆歸及宣仁始祔廟侍御史來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黨因疏列神宗所拔之人章惇安燾呂惠卿等以備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位帝亟從之詔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後

二日改知永興軍　又曰三年七月己亥詔知渭州寶文閣待制呂大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知秦州大忠因言臣弟大防自罹謫籍流落累年恐一旦不虞終先朝露死生隔絕銜恨無窮伏乞寢臣已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靜東光人元祐六年拜尚書右僕射爲朋讜所中罷從青州紹聖初來之邵周秩論摯變法棄地罪奪職知黃州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四年鬲邪怨之謗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至數月以疾卒復遭誣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于貶者十人徽宗立詔反其家屬復摯中大夫蔡京爲相降朝散大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謚曰忠肅　東都事略摯渤海人紹聖初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鄂州居住元符三年復中大夫蔡京爲相降朝請大夫與史小異　通鑑輯覽元符三年徽宗即位三月詔許劉摯歸葬錄其子孫五月追復官　朱子名臣言行錄引劉大諫序公文集云公自請祉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徙新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于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　續資治通鑑紹聖四年十二月癸未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劉摯卒先是蔡京安惇共治文及甫事將大有所誅戮會星變帝論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大臣劉摯等可釋勿治然京惇極力鍛鍊不少置而摯梁燾先卒後七日摯亦卒衆皆疑兩人不得其死

范純仁

故史傳字堯夫仲淹次子元祐中累拜右僕射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遂知潁昌府徙陳州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純仁上疏申理之忤惇意落

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徽宗即位即日授光祿卿分
司南京鄧州居住道除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充
中太一宮使純仁乞歸許養疾建中靖國改元元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
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宣　通鑑輯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衢新當
化永五州　會筆據范文正公墓誌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溫
公入相首改差役法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且宰
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為溫公言之溫公有所建請公復言宰相
當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而正士將卷
懷退避公與溫公雖同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　邵氏聞見錄元祐三年
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為謗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
確以吾比武后當重謫呂汲公為左相不敢言忠宣乞薄確罪不從初議貶確
新州忠宣謂汲公曰此路荊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不自免汲公又不敢
言忠宣因乞罷政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范純仁謫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
循新當化永五州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
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
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
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
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

韓忠彥　史傳字師
朴琦子元祐中累知真定府移定州坐棄地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
即位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逾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左僕射

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爲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彦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又以欽聖欲復殿后爲忠彦罪再降大中大夫濮州居住又論忠彦在相位不應棄湟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逮復湟鄯謫磁州團練副使復大中大夫遂以宣奉大夫致仕卒　通鑑輯覽崇寧元年五月忠彦爲相與曾布不協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彦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才遂罷知大名府

曾布

史姦臣傳字子宣南豐人紹聖初拜同知樞密院進知院事布贊惇紹述甚力請甄賞元祐臣庶論更役法不便者以勸敢言惇遂興大獄陷正人流貶竄廢略無虛日布多陰擠之徽宗立拜布右僕射明年改元建中靖國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寧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坐贓貶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州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責散官衡州安置又以棄湟州責賀州別駕又責廉州司戶凡四年徙舒州復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大觀元年卒于潤州後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曰文肅　通鑑輯覽崇寧元年閏六月曾布免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會布擬將以陳佑甫爲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然爭辨久之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遹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于是布詔罷出知潤州

梁燾

故史傳字況之鄆州須城人紹聖元年知鄆州朋黨論起以司馬光黨黜知鄂州三年再貶少府監分司南京明年三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卒　通鑑輯覽元符三年徽宗即位三月詔許梁燾歸葬錄其子孫　宏簡錄紹聖元年黨論起上猶記其立論中正多所開陳盡出公議以故最後謫徙其子昭州徽宗立給得歸

王巖

叟　故史傳字彥霖大名清平人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宰相劉
摯爲御史鄭雍所擊嚴叟遂上疏論救摯去位御史遂指爲黨貶爲端
明殿學士知鄭州明年徙河防數月卒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追貶雷州別駕
張舜民撰墓誌曰公拜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
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
用之理聖人惟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若
君子既進小人不能與君子同事自然不得親近小人既進君子不
肯與小人爭進自然術術引去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機也　蘇轍
史傳字子由與兄軾同登進士紹聖初上疏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方先朝落
職累貶筠州居住三年又貶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
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罷祠居
許州復大中大夫致仕政和二年卒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　按史
云三年又貶化州別　王存　故史傳字正仲潤州丹陽人元祐三年累遷
駕通鑑輯覽作四年　尚書左丞歲餘加資政殿學士吏部尚書
時在廷朋黨之論寖熾存爲哲宗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
人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
正議大夫致仕旣而降通議大夫建　鄭雍　故史傳字公肅襄邑人哲宗
中靖國元年卒贈左銀青光祿大夫　立拜尚書左丞紹聖初治
元祐衆臣雍嘗首自列周秩乘隙詆之訓雍初爲侍從時因徐王私於權臣以
進哲宗怒黜秩二年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北京留守坐元祐黨籍知鄭

州改成都府元符元年提舉崇福宮
歸未至而卒政和中復資政殿學士

傅堯俞 故史傳字欽之本鄆州須城人徙孟州濟源
元祐四年累拜中書侍郎六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獻簡紹
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諡著名黨籍後黨錮解下詔襃贈錄其子

趙瞻 故史傳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徙鳳翔之盩厔元祐三年累擢樞密直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五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懿
簡紹聖中言者以傅會元祐
諸臣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

韓維 故史傳字持國億第五子哲宗朝累
拜門下侍郎有忌之者寄爲觀
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坐元祐黨貶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度
副使均州安置元符元年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徽宗初悉追復舊官 通鑑
輯覽紹聖四年落職
致仕再貶均州安置

孫固 故史傳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元祐二年知樞
密院事累官右光祿大夫五年卒贈開府
儀同三司諡曰溫靖紹聖時奪遺表恩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列元
祐黨籍政和中徽宗以固嘗爲神宗宮僚特出籍還所奪

范百祿 故史傳字子功鎮兄鎡之子元祐中累拜中書侍郎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
中徙河陽河南府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子祖述知鞏縣以父隸黨籍監中岳
廟後累官朝
議大夫卒

胡宗愈 故史附胡宿傳宿從子字完夫元祐初累御史
中丞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小人
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尚書右丞言者論能
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召爲禮部尚書遷吏部卒 又見宗回傳

云徽宗時官銜制度變消險延遭
州兄宗愈入黨籍宗回亦罷郡
李清臣 故史傳字邦直魏人哲宗即位累拜中書侍郎紹
聖元年廷試進士清臣發策詆元祐之政于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章
惇入相逐諸臣并籍文彥博呂公著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曰更先帝
法度不為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曰是豈無中道耶令
揭榜朝堂餘人不問其往姉人皆清臣謀反以大學士知河南尋落職知真
定府徽宗立以人為門下侍郎升為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贈金紫光祿大
夫 按廷婦人者據安簡叙是姑子田氏外婦 東都事畧清臣以元符中章
號既崇先朝追奪職名者又以清臣與韓忠彥貳贊執政曰請復元祐皇后
義非所安再貶雷州司戶參軍 又東都事略李清臣傳論曰紹聖之初清臣
復被任用不以公正事上而乃謀取宰相首以紹述激怒上意自是朋黨論起
而士大夫蒙其患矯誣之說行而聖若保其誘朝廷不復安靜而清臣亦不得相
矣 通鑑輯覽建中靖國元年冬十月李清臣罷清臣與韓忠彥有
姻好忠彥惟其言是聽從純禮之罷亦其謀也至是以忤曾布免 劉奉
世 史附劉敘傳敘子字仲馮紹聖元年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改定州踰
年知成都府過都入覲欲進朋黨傾邪之狀帝將點其來曾布曰元祐變
先朝法無一富者奉世有力焉最為論綱恐不足見遂不許明年責光祿少卿
分司南京居郴州再被刑恕劾貶隰州團練副使徽宗立盡還其官職知定州
大名府 鄆州崇寧初再奪職責居沂兗以穀得歸政和三年復端明殿
學士竟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責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 范

純禮 史傳字彝叟仲淹第三子徽宗立累擢尚書右丞坐詆罷爲端明學士知潁昌府提舉崇福宮崇寧中啓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 追録 行覽范純禮字彝叟仲淹中子紹聖四年蔡州居住徽宗即位累擢尚書右丞建中靖國元年六月罷純禮沈毅剛正曾布憚之調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詆其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府崇寧二年六月論棄湟州罪貶靜江軍節度副使

安燾 史傳字厚卿開封人登第元祐中累官門下侍郎坐教常安民章惇譖其相表裏出知鄭州徙大名徽宗立復知樞密院以老避位河南崇寧元年坐棄湟州議其罪降端明殿學士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湟州復又降祁州團練副使鄧州復又移建昌軍閱再歲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後五歲悉還其官職

陸佃 故 史傳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徽宗即位累拜尚書左丞御史欲更懲元祐餘黨佃爲徽宗言不宜窮治乃下詔申諭揭之朝堂議者用是詆佃曰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追復資政殿學士

黃履 故 史傳字安中邵武人紹聖初累拜尚書右丞坐言事罷知亳州徽宗立召爲資政殿學士復拜右丞未踰年求去卒 東都事畧黃履始以文學進初附蔡確謀定策事復附章惇排擊元祐之臣時議嫉之後以復后事追貶柳州團練副使 宏簡錄黃履以救鄒浩罷知亳州徽宗立召爲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復拜右丞加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卒

張商英 史傳字天覺蜀州新津人哲宗

初累使河北江西淮南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極力攻之惇蔡交惡商英欲助惇求所以傾蔡者哲宗不直商英徙左司員外郎既與漸交鬬事皆露責監江寧酒起知洪州累遷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衆益畏其口徽宗出爲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州崇寧初爲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拜相商英雅與之善遂拜尚書左丞復與京議政不合罷政京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削籍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峽二州大觀四年京再逐起知杭州過闕留爲資政殿學士拜尚書右僕射坐方技郭天信事罷貶衡州安置繼復還故官職宣和二年卒贈少保紹興中賜諡文忠

續資治通鑑云等二年八月戊申詔張商英乘以機政議論反復塗竄交章豈容在列可落職知亳州臣僚因言商英作爲謗書肆行詆誣宜更加誅竄置之元祐黨中辛酉詔以商英入元祐黨籍收知蘄州尋罷職提舉靈仙觀欲[illegible]日[illegible]蔡條國史後補錢法篇云鈔法纔行一日榷貨務中人輸見錢已積三百萬緡魯公將上進呈上驚曰近有爾許邪張丞商英時爲中書侍郎忍傍進曰陛下所保錢魯公愕然則奏曰臣據付司申如此商英今以謂虛錢乞[illegible]與臣各選差官點檢字號分明皆在庫也翌日參聞張大怒由是不安後又以陰通宮禁事未幾罷去又宣和殿記魯公在元豐中與商英素厚暨其後商英出入魯公門下又與伯氏親[illegible]魯公將爲相商英預爲草麻其辭甚美逮拜右丞遷中書侍郎及爭進頗攻魯公一日上在禁中偶覩貴人之冠致問逕一小卷文書戲取開視之乃細字曰張商英乞除右僕射上語貴人汝勿預外庭事因密降出示魯公上大怒而貴人方不安位魯公亦甚懼曰此獨

商英無狀耳恐事干宮禁不可
治於是掩之以他事黜商英

蔣之奇 故史傳字穎叔常州宜興人元
祐初累拜翰林學士兼侍讀
坐貶守歙州徙慶州徽宗立拜知樞密院事崇寧元年知杭州以棄河湟事奪
職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三年卒後錄其嘗陳紹述之言盡復官職

會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 故 史傳字子瞻眉州眉山人元祐七年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
爲禮部尚書哲宗親政出知定州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
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累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徽宗立移廉州改
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建中靖國元年卒軾自爲
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不
使安於朝廷之上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 東坡年譜四
年五月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 宏簡錄高宗
贈資政殿學士孝宗乾道六年特贈太師謚文忠 劉安世 之 史傳字器之魏人司
馬光入相薦爲祕書省正字累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忌惡之黜知南安軍再
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又徙梅州徽宗即位以集賢殿修撰知
鄆州眞定府曾布又忌之不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
郎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明年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劉安
世自英州徙高州元符元年七月再竄于梅州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致之死
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脅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爲轉運判

宮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
錄公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
退小人爲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稍霽復前極
論一時奏劄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縮竦聽目之曰殿上虎
又曰惇卞用事必欲致公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則復徙廣東
凡二廣間遠惡州軍無所不至人皆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
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
天相也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

范祖禹 故史附范鎮傳鎮從孫字淳甫一字夢得哲宗立

累爲邇英侍讀侍講學士稱述之論與有相忤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見
從遂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錄誣詆又摭其諫禁中雇
乳媼事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鼎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徙賓化而卒建炎
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元符元
年七月再
竄于化州

朱光庭 故史附朱景傳景子字公掞哲宗即位司馬光薦爲左正言累加集賢院學士戚疾卒紹聖中追

貶柳州別駕元符又停錮其諸子徽宗立復其
官 按東都事略作追貶郴州別駕餘俱同

姚勔 故史無傳通鑑輯覽姚勔作姚緬

紹聖四年
衡州居住

趙君錫 故史附趙安仁傳安仁孫字無愧累知應天府紹聖中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紹興六年贈徽猷

閣直學士 通鑑輯覽紹
聖四年趙君錫亳州居住

馬默 故史傳字處厚單州城武人哲宗朝累改河北都轉運使入之告老提

樂鴻慶宮紹聖特坐附司馬光致仕卒紹興中以其子純請贈開
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馬默單州居住　孔武
仲　故史附文仲傳文仲弟字常父元祐中累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徙宣州
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元符末追復之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孔武仲
池州
居住　孔文仲　故史傳字經父臨江新喻人元祐初哲宗召為中書舍人
三年同知貢舉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疾甚卒後
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　通
鑑輯覽紹聖四年孔文仲追貶別駕　吳安持　故史附吳充傳充次子
元祐時為都水使者
遷工部侍郎仕
終天章閣待制　錢勰　故史附錢惟演傳惟演從孫字穆父哲宗時翰林
缺學士帝以命勰仍兼侍讀惇極排詆謫全臺
攻之不已罷知池州卒元
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　李之純　故史傳字端伯滄州無棣人元祐
中累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
劾其阿附蘇轍出知單州卒　通鑑輯覽李之純字端明
紹聖四年追奪官秩按之純弟之儀字端叔則端明似訛　孫覺　故史傳
字莘老高郵人哲宗即位累擢御史中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提舉
舒州靈仙觀卒紹聖中以覺為元祐黨奪職追兩官徽宗即位復官職
鮮于侁　故史傳字子駿閬州人哲宗立召為太常少卿在職三月以疾求
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卒　東都事略紹聖間以侁為元祐
黨削左諫議大夫集賢　趙彥若　故史附趙師民傳師
殿修撰送與蕭縣云　民子試中書舍人　趙卨　故

史傳字公才邛州依政人元祐五年拜端明殿學士遷大中大夫卒贈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嘗與元祐棄地奪保其名於黨籍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趙尚追奪官秩

王欽臣 故史附王洙傳洙子字仲至元祐中累改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提舉太平觀徽宗立復待制知成德軍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王欽臣信州居住

孫升 故史傳字君孚高郵人哲宗立累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黃廷基擢升過改集賢院學士紹聖初張商英又劾之削職知房州歸州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又貶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孫升峽州居住

李周 故史傳字純之馮翊人哲宗立累改集賢殿修撰卒紹聖中追貶賀州別駕後復舊職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李周追奪官秩貶別駕

王汾 故史附王禹偁傳禹偁曾孫仕至工部侍郎後入元祐黨籍 通鑑輯覽王汾誤作王攽紹聖四年落職致仕

韓川 故史傳字元伯陝人元祐中累以龍圖閣待制守潁亳二州與孫升同受責由坊州郢州貶屯田員外郎分司峽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復故官知青兗二州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韓川隨州居住

顧臨 故史傳字子敦會稽人紹聖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府中人梁惟簡以嘗事宣仁太后得罪過洛轉運使郭茂恂劾將李[illegible]劾臨與之[illegible]知歙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居住卒徽宗立追復之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顧臨饒州居住

賈易 史傳字明叔無為人元祐中累加直祕閣元符累謫保靜軍行軍司馬邵州安置徽

宗立召爲太常少卿進右諫議大夫改權刑部侍郎歷
工部吏部未滿歲以寶文閣待制知鄧州入黨籍

呂希純 史附呂公著傳

公著三子字子進元祐初歷權太常少卿章惇旣相出爲寶文閣待制知亳州
諫官張商英誣希純攻之力徙睦州歸州自京東而之浙西自浙西而上三峽
名爲易地實困之也公著追貶希純亦以屯田員外郎分司南京居金州又責
舒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建中靖國元年還爲待制知瀛州改潁州入崇寧黨
籍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呂希純金州居住　史論曰公著父子俱
位至宰相希哲希純世濟其美然皆陷於崇寧黨籍何君子之不幸歟

曾肇 史附曾鞏傳

鞏弟字子開元祐末累知泰州坐實錄誹訕降滁州復集賢
殿修撰歷泰州海州徽宗即位復召爲中書舍人元祐臣僚被謫者咸以
赦恩甄叙并錄死者訓詞哀厚惻怛讀者爲之感愴還翰林學士兼侍讀
建中靖國元年兄布在相位避禁職拜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未幾出知
陳州歷太原應天二府揚定二州崇寧初落職謫知和州從岳州再貶濮州團
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潤而卒兄布與韓忠彥並相日夕傾危之肇旣居外
移書責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
謂端人吉士繼跡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比來
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於要路異時
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京得政布與肇俱
不免紹興初謚曰文昭　朱子名臣言行錄引行述云時有除大中至正之論
者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曾公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爲詔諭天下公見上言陛

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問說甚至
又曰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貶言者継之落職知和州

王覿 史傳字明叟泰州如皋人哲宗立擢右正言進左司諫覿在言路欲深破朋黨之說朱光庭訐蘇軾試館職策問呂陶辨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覿言軾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耳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尋改右諫議大夫出知潤州蘇州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部侍郎紹聖初知成都府徙河陽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又貶鼎州團練副使徽宗即位還故職知永興軍過闕留爲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改翰林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去會太平觀安置臨江軍覿持正論始終再罹譴逐不少變無疾卒紹興初追復龍圖閣學士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王覿通州居住

范純粹 史附范仲淹傳仲淹第四子字德孺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出知延州紹聖初坐元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歷滑州徙以元祐黨人奪職知均州徽宗立起知信州復故職知太原再謫延州改知永興軍俄以言者落職知金州提舉鴻慶宮又責常州別駕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淸宮黨禁解復徽猷閣待制致仕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范純粹均州居住 續資治通鑑與仙姑者年八十餘行大洞法帝嘗問仙姑致太平之期對曰當用賢人帝曰賢人謂誰曰范純粹也帝以詩寄京京曰此元祐臣僚所使遂逐之于是士大夫爭言與仙姑亦入元祐黨矣

呂陶 史傳字元鈞成都人元祐中以

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徙河陽鄧州落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徽宗立
復集賢殿修撰知徐州致仕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呂陶衡州居住

王古　史附江公望傳建中靖國元年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同
理道大古多所關傳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爲私惠公望乃上疏曰
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辭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但聞有之
私事官僚此小人之所不爲而挺之安爲之豈忠臣乎　續資治通鑑考異同
時有兩王古其一官戶部尚書乃旦之曾孫在曾任待制以
上其一在餘官蕃以元符上書列邪等得罪者其爵里未詳

豐稷　史傳字相之明州鄞人元祐中累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連徙六州徽宗立以左
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
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建炎中追復學士謚
曰清敏　通鑑輯覽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罷禮部尚書豐稷稷初自河南人
對論罷蔡京又欲率臺屬論曾布布覺之遷稷尚書稷數以論事忤
權近及是出知蘇州崇寧二年正月蔡京禁古陷以黨事安置台州

張舜民　史傳字芸叟邠州人哲宗初司馬光薦以館閣校勘進祕書少監累知陝
潭青三州徽宗立擢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
副使商州安置復集賢殿修撰卒紹興中追贈寶文閣
直學士　通鑑輯覽崇寧二年正月張舜民安置商州

張問　故史傳字昌言襄
陽人元祐初爲祕書監給
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

楊畏　史傳字子安其先遂寧徙洛陽累提點夔州路刑獄元祐初請祠歸洛恐得罪

司馬光稱其豎儒光卒復言其不知道呂大防劉摯爲相用爲工部員外郎擢
殿中侍御史助大防攻摯十事摯罷蘇頌爲相畏復攻頌頌罷畏欲蘇轍爲相
宣仁后召范純仁畏攻純仁畏本附轍知轍不相復詆轍其傾危反覆如此遷
禮部侍郎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發策有紹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
畏復考悉下之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惇至從畏吏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
眞定府天下目爲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也惇落職知虢
州入元祐黨後知鄆州復集賢殿修撰知襄州移荊南提舉洞霄宮未
幾知鄧州再可祠主管崇禧觀蔡京爲相出黨籍畏復寶文閣待制卒

鄒浩史傳字志完常州晉陵人元祐中擢右正言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牒
並欺輕重不平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今所施
行混然莫辨願加省察章惇獨相浩所言每觸惇忌賢妃劉氏立浩上疏惇詆
其任矣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亟召還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蔡
京用事再責衡州別駕竄昭州五年始得歸稍復直龍圖閣疾作卒高宗即
位復待制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謚忠

邵氏聞見錄田晝者字承君陽翟人故
相宣簡公姪也議論慷慨鄒浩志完教授潁昌與承君遊志完性懦得承君
益相激厲元符間承君監京城門志完除言官既而朋黨之禍大起時事
日變更承君謝病歸陽翟田舍一日報立劉氏爲皇后承君語子曰志完不言
可以絕交矣又一日志完以書約承君會潁昌中途承君亟往志完具言諫立
皇后時浩之言甚矣乃得罪留三日臨別志完出涕承君正色曰使志完隱默
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乃別去建中靖國初

承君入為大宗正

陳次升 史傳字當時興化仙遊人紹聖中為御史轉殿中時方緝元祐章疏毒流搢紳次升疏諫累知淮陽軍卒惇卞交惡之謫南安軍徽宗立召為侍御史遷右諫議大夫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潁昌府降集賢殿修撰繼又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　通鑑輯覽崇寧二年正月陳次升貶循州

謝文瓘 史傳字聖藻陳州人哲宗召對除祕書省正字考功右司員外郎徽宗擢起居舍人給事中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務治從事坐元豐上疏論邵武軍移蔡州帝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末命出籍以為集英殿修撰知滄州卒

岑象求 故史無傳宋史紀事字巖起梓州人終寶文閣待制入黨籍全蜀藝文志載其遊定林院詩

周鼎 史無傳

徐勣 史傳字元功宣州南陵人元豐末歷諸王府記室參軍哲宗末及用徽宗立擢寶文閣待制遷中書舍人時紹聖黨與尚在朝人懷異意以沮新政帝謂勣為鯁直詔與蔡京同校五朝寶訓勣固辭奏京之惡引盧杞為喻遷給事中翰林學士勣與何執中偕事帝於王邸京每曲意事之勣不少降節俄而遭毀京入輔執中亦預政擿勣行章惇詞以為詆先烈落閣主管崇仙觀入黨籍起知江寧府言者復論為元祐姦朋罷歸大觀三年知太平州加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　按大觀三年知太平州宋簡錄作二年

路昌衡 故史傳字持政開封祥符人紹聖中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累知成都徽宗立貶司農少卿分司居郢州明年起為滁州從附京酉

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

董敦逸 故 史傳字夢授吉州永豐人元祐六年以監察御史出知臨江軍紹聖初復除監察御史歷左司諫明年出知興國軍徙江州徽宗即位累遷戶部侍郎卒宣和五年贈龍圖閣學士

上官均 史傳字彥衡邵武人哲宗立擢開封府推官元祐中累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拜左正言遷工部員外郎累知越州徽宗立入為祕書少監累知永興軍徙襄州崇寧初與元祐黨籍蔡京主管崇禧觀政和中復集賢院修撰提舉洞霄宮久之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

葉濤 故 史傳字致遠處州龍泉人紹聖初薦擢中書舍人論安燾不宜加罪蔡京勒為黨籍知光州遷三

郭知章 史傳字明叔吉州龍泉人用薦累知和州徽宗立曾布用為工部侍郎累翰林學士言者論罷知鄆州旋入黨籍數年復顯謨閣直學士政和初卒

宗曾布引為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提舉崇禧觀卒

楊康 國史無傳

龔原 史傳字深之處州遂昌人紹聖中以擬工部侍郎出知潤州徽宗初入為秘書監歷知廬州陳瓘擊蔡京原與雅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居和州起為亳州命下而卒

文獻通考續稽古錄一卷陳氏曰祕書丞歷陽龔頤正養正撰元祐黨籍諸得官韓氏用事時賜出身入館頤正給事中原之曾孫也

朱紱 史無傳

葉祖洽 史傳字敦禮邵武人紹聖中歷知洪州曾布用事以吏部侍郎召改寶文閣待制知青州未赴布引為吏部侍郎布罷出知定州且行大言於上徽宗怒其厥妄降集賢修撰提舉沖祐觀自是不復用久之知洪

州改亳州加徽猷閣直學士政和末年卒 朱師服 史無傳

餘官

秦觀 故史傳字少游揚州高郵人累兼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又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游華光亭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秦觀橫州居住 黃庭堅 史傳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哲宗立累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爲骫法遂移戎州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簽書寧國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郡知太平州至九日罷主管玉隆觀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 晁補之 史傳字無咎濟州鉅野人進士第一元祐初累爲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坐修神宗實錄失實降通判應天府亳州又貶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既至拜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黨論起爲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宮大觀末出黨籍知達州改泗州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晁補之謫監當官 張耒 史傳字文潛楚州淮陰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爲通判黃州歷知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

官未在郡聞蘇軾訃爲擧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職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

吳安詩　史附吳充傳充長子在元祐時爲諫官起居郎　通鑑輯覽吳安詩紹聖四年連州居住

歐陽棐　史附歐陽修傳修中子字叔弼元符末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續資治通鑑元符元年十月詔祕閣校理權知潞州歐陽棐落職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坐朋附元祐權臣錄希進用也又曰歐陽棐朝見帝目之語曾布曰此元祐五鬼布曰亦聞有此名元祐附麗亦必有之治郡亦常才然棐歐陽修之子登進士第修于英宗定策之際最有功帝領之

劉唐老　史附見陳瓘傳云瓘論張耒黃庭堅晁補之歐陽棐劉唐老等宜在朝廷云云　續資治通鑑紹聖四年十二月丁酉詔祕閣校理劉唐老落職監桂陽監稅務以唐老元祐姦黨故有是命

王鞏　史附王素傳素子長於詩從蘇軾游軾守徐州鞏往訪之與客游泗水登魋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於黃樓上謂鞏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軾得罪鞏亦竄賓州數歲得還後歷宗正丞每除官輒爲言者所議故終不顯

宋詩紀事鞏字定國莘縣人文正公旦之孫工部尚書素之子嘗倅揚州坐與蘇軾遊謫監筠州鹽稅入黨籍　東坡詩集贈鞏詩有云清詩草聖俱入妙別後寄我書連紙

呂希哲　史附呂公著傳公著長子字原明哲宗初爲崇政殿說書擢右司諫不拜紹聖黨論起御史劉拯論其進不由科第以祕閣校理知懷州分司南京居和州徽宗初爲祕書少監改光祿

少卿以直秘閣知曹州旋遣崇寧黨籍以職知相州徙邢州罷爲宮祠卒　宏簡錄希哲罷奉祠寓淮泗間十餘年卒

杜純　故　史傳字孝錫濮州甄城人以伯父蔭入官累擢侍御史言者詆其不由科第改右司累陜西轉運使還拜鴻臚光祿卿權兵部侍郎以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官改修撰卒

張保源　史無傳　續資治通鑑元符元年十一月癸丑三省言王鞏張保源累上書議論朝政表裏姦臣欲變先朝法度詔鞏除名勒停全州編管保源特勒停峽州居住　按保源字澄之見草堂寺題名石刻

孔平仲　故　史附文仲傳文仲弟字義甫用薦累給事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黨路幾毀先烈出知衡州徙韶州坐前上書之故貶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召爲戶部金部郎中累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兗州景靈宮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孔平仲落職知衡州　宏簡錄惠州別駕作思州

衡鈞　史無傳

衮公適　故　史無傳按衮姓不見於氏族其受姓之始未詳

馮百藥　周誼　孫琮　四人史俱無傳

范柔中　史附見鄧孝甫傳詳見下　續資治通鑑崇寧元年九月臣僚章疏姓名分正邪三等柔中名列邪上尤甚等

鄧考甫　史傳作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積官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元符末詔求直言孝甫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末流之禍將不可勝言云云蔡京蔟之謂爲詆訕宗廟削籍羈筠州崇寧去黨碑釋逐臣同類者五十三人其五十人得歸惟孝甫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否詳

卒于鈞　按碑作考甫史作孝甫據其字成之考有成義則碑當不誤續資治通鑑亦作考

封覺民 故 史附見鄧孝甫傳詳前　胡端修　李傑　李貫 三人史無傳　王察　趙峋 二人史無傳

趙令時 史無傳　宋詩紀事字德麟太祖次子燕王德昭元孫元祐中簽書穎州公事坐與蘇軾交通罰金入黨籍紹興初襲封安定郡王同知行在大宗正事提舉開府儀同三司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六人史無傳　黃策 史無傳　續通鑑紹興三年七月甲子帝謂大臣曰元祐黨人固皆賢然其中亦有不賢者乎呂頤浩等曰豈能皆賢徐俯曰若眞元祐黨人豈不賢但蔡京輩凡已之所惡欲終身廢之者必名之元祐之黨是以其中不免有小人帝曰若黃策之類是也俯曰黃策乃元符末上書狂直被罪始天下皆稱之如策比者無慮十餘人策不能固窮守節陷於非義其中亦有議論前後反覆姦惡狠瑣竄名其間如楊畏朱師服數人耳策以直祕閣通判嚴州受賕抵罪故帝及之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故四人史俱無傳　鮮于綽 史無傳　文獻通考傳信錄十卷皇朝鮮于綽大受撰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 故　梁安國

五人史俱無傳

王古　史無傳　黨籍議引茅山志王古撰宗時人茅山崇禧觀碑銘崇寧五年張商英撰朝散郎簽書榮州軍州事判官廳公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王古書　按碑有兩王古此所載書碑之王古與前王古歷官不同因附此備攷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五人史俱無傳

江公望　史傳字民表睦州人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家卒建炎末與陳瓘同贈右諫議大夫　通鑑輯覽建中靖國元年六月罷左司諫江公望先是公望上疏言元祐人才皆出于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疏入會蔡王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王上表待罪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王親遂坐罪崇寧二年正月陷以黨事安置南安軍

曾紆　史無傳　宋詩紀事字公衮布子以蔭補官入元祐黨籍紹興二年除直顯謨閣知衢州　撫州府志字公卷一作公衮善詞翰以蔭補官崇寧癸未坐黨籍貶零陵與黃魯直善　江西詩徵曾紆自號空青先生有集

高士育　史無傳

鄧忠臣　故史無傳　宋詩紀事字謹思長沙人熙寧二年進士仕至考功郎坐元祐黨廢　范忠宣公文集補編覆忠宣公謚議鄧忠臣撰後附跋云按長沙鄧忠臣字慎思宋神宗朝擢爲祕書省校書郎知衡陽入爲南宮舍人歷考功因覆謚忠宣公遂入黨籍出守

彭門改汝海以宮祠罷歸終于家後贈直祕閣所居玉池峰自號玉池先生　种師極 史無傳 攷种世衡傳世衡孫有師道師中疑師極亦世衡之諸孫也　韓治 史附韓琦子忠彥傳忠彥子徽宗時仕爲太僕少卿出知相州以疾丐祠　郜睨

蔡希甫　錢景祥　周綍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七人史俱無傳　沈千 史無傳 合孫暐黨籍碑跋但云後復官終提點杭州集眞觀賜奉政大夫不詳其初所復何官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五人史俱無傳

陳師錫 史傳字伯脩建州建陽人徽宗立拜殿中侍御史歷知潁廬滑三州坐黨論監衡州酒稅又削官安置郴州卒師錫始與陳瓘論京卞時號二陳紹興中贈直龍圖閣　按宋簡錄字伯脩作伯修又紹興中贈官誤作紹聖　于肇　黃遷　万

俟正　許堯輔 四人史俱無傳　楊朏 史無傳 宋詩紀事字持正聞人元祐六年進士終建寧軍節度

記人黨籍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故六人史俱無傳　高遵恪 史無傳 續資治通鑑作遵裕字公綽瓊之孫也累貶郢州團練副使哲

宗即位復右屯衛將軍主管中嶽廟卒贈永州團練使紹聖中祟贈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　黃才　曹盥　侯

頤道　周遵道　四人史俱無傳　林膚　史附林希傳希弟旦之子坐元符上書陷於黨籍　葛

輝　故　朱壽岳　二人史無傳　王公彥　史無傳　續資治通鑑紹興三年十月丙午左承議郎主管華州明道宮王公彥進秩二等以元符上書入籍故也自是黨人見在者皆還官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胡

三人史俱無傳　劉吉甫　史無傳　宋詩紀事云吉甫入元祐黨籍爵里未詳劉克莊後村千家詩載其閒留一絕

潛　董祥　楊瓌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

允中　梁俊民　王陽　陸表民　葉世英　張裕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故　湯馘　故十六人史無傳　司馬

康　故史附司馬光傳光子字公休累遷校書郎光薨服除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以居喪蔬食寢地得腹疾卒贈右諫議大夫　史傳論云康清美粲賢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之然康不死亦將不免於紹聖之禍矣　宋保國　故　黃隱　二人史俱無傳

畢仲游 史附見畢士安傳士安子字公叔與兄仲衍同登第徽宗時歷吏部郎中陸黨籍坎壈散秩而終弟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坐兄仲游陷黨籍例廢黜徽宗曰畢仲游被過先帝可除罪籍以仲愈爲都官郎中擢秘書少監卒

常安民 史傳字希古邛州人紹聖初拜監察御史疏論蔡京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寃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會布惡惇比而排之董敦逸爲御史亦奏之出監滁州酒稅滿三歲通判溫州徽宗立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人黨籍謫潞二十年政和末卒建炎四年贈諫議大夫 通鑑輯覽崇寧二年正月常安民陷黨事安置溫州 邵氏聞見錄常安民長安人以鐫字爲業多收隋唐銘誌墨本亦能篆崇寧初蔡京蔡卞爲元祐黨籍刻石文德殿門又立於天下州縣長安府召安民安民辭曰乞不刻安民鐫字於碑恐後世併以爲罪 按長安鐫字者姓安名民居官而入黨籍者姓常名安民顯然二人邵氏聞見錄乃於安民之上加一常字遂目之爲常安民自有此誤迨倪文正跋亦云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是亦誤以常安民爲卽安民也

汪衍 史無傳附見下文

余爽 史附余良肱傳良肱子字荀龍與兄卞皆以任子恩試校書郎元祐末極言請太皇太后還政章惇憾爽不附已摘其言爲謗訕以瀛州防禦推官除名竄封州久之起

知開州未行罷監東嶽廟崇寧中與卞俱入黨籍　續資治通鑑元符元年十月己亥詔朝散郎汪衍瀘州防禦推官余爽並除官勒停永不收叙衍送昭州爽送封州編管先是蔡京薦爽章悖慢之具言元豐末爽及衍各上書詆誣先朝爽又元祐中曾上書乞宣仁歸政陰詐反覆故有是命　鄭俠史傳字介夫福州福清人監安上門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流民塞道俠以所見為圖上之神宗反覆觀圖翌日又下詔責躬求言越三日天雨輔臣入賀帝示以鄭俠所進圖狀群姦切齒安石去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之惠卿奏為謗訕編管汀州徙英州哲宗立始得歸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立赦之乃還故官又為蔡京所奪宣和元年卒里人揭

其閭為鄭公坊州縣皆紀之于學紹熙初詔贈朝奉郎　常立史無傳安節

父常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子立始為天平推官校書崇文院紹聖中蔡卞薦為諸[?]正字諸王府侍講興政殿說書召對以為諫官曾布欲傾卞貶監酒稅而死　續資治通鑑紹聖三年六月癸未詔常立罷諸王府侍講差監永州酒稅初蔡卞請以立為崇政殿說書既賜對又請除諫官帝未許卞方與章惇比曾布欲傾之乘間為帝言立附兩人乃於史院取立父秩行事以進有云自荊公去位天下官吏陰變新法民受塗炭公獨見幾知其必敗帝駭曰何謂必敗布言立狂悖不遜帝亦切齒故特與遠小處監當　程頤史傳字正叔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祕書省校書郎久之加直祕閣再上表辭董敦逸摭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徽宗即位徙峽州俄復官又奪於崇寧卒嘉定十三年賜

謚曰正公　通鑑續編紹聖四年十一月編管程頤于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時與輔臣語及元祐時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于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俱竄涪州河南尹李[illegible]日迫遣欲入內別叔母不許明日臨以銀一百兩頤亦不受元符三年[illegible]即位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頤先是移峽州尋復宣德郎還洛及是受命未幾致仕　[illegible]閒錄程頤[illegible]宗初從峽州俄復其官自以首被大恩不供職何以仰承德意遂受一月之俸致仕從孫於崇寧五年七十五紹興初贈直龍圖閣錄其孫易爲分寧令　續資治通鑑後編崇寧二年四月追毀程頤出身以來文字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唐義問

故史附唐介傳介次子字士宣元祐中文彥博薦累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棄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潁昌府卒

余卞

史附余良肱傳良肱子奭兄字洪範五溪蠻叛斷渠陽道卞遣使制北節制諸將伐山開道入渠陽賊遂降有詔築渠陽堡爲砦紹聖初治棄渠陽罪免歸徽宗即位復承議郎管句王祖道表奏復渠陽爲靖州又論前事貶繫于家崇寧中入黨籍

李格非

史傳字文叔濟南人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召爲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

陳瓘

史傳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徽宗即位召爲右正言累擢給事中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安

遷通州又徙台州居五年得自便復承事郎卜居江州移南康又移楚宣和六年卒靖康初詔謝諫議大夫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瓘昔為諫官甚有讜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臣大分合于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瓘宜特賜諡以表之諡曰忠肅　通鑑輯覽建中靖國元年冬十月罷陳瓘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以官爵相餌也吾有一書論其過且持入省布大怒尋出瓘知泰州崇寧二年正月安置通州後移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州蔡嶷執送京師事下開封府侍遣治獄具正彙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政和元年十月羈管于台州蔡京擬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徙台州何執中起遣人石悈知台欲置瓘以必死悈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者以朝廷取尊堯集意所以容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悈書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宣和四年二月管勾太平觀卒　朱子名臣言行錄載陳忠肅公遺事云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必攻其惡京以甘言啖公公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已也於是攻之愈力

任伯雨

史傳字德翁眉州眉山人累擢右正言徽宗初攻將乃謀論伯雨首擊章惇繼論蔡京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為名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

並進可以致治者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徙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徙度支員外郎知虢州崇寧初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爲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竄化州南徙以化州海上三年而歸宣和初卒紹興初贈直龍圖閣加諫議大夫淳熙中謚忠敏

張庭堅 史傳字才叔廣安軍人徽宗召對除著作郎遷右正言帝方銳意紹述庭堅與鄒浩與龔夬江公登崇安民任伯雨後任諫列庭堅在職逾月數上封事爲帝言司馬光呂公著之賢又薦蘇軾蘇轍可用加恤付作因僻其所論不當帝命徙爲郎出爲京東轉運判官改知汝州又改通判陳州初蔡京守杭庭堅在蔡府與相好京還朝欲引爲己用庭堅不肯往京大恨遂列黨籍編管象州徙鼎州永州久之復故官卒紹興初贈直龍圖閣

馬涓 史無傳 通鑑紀事本末崇寧元年正月馬涓除名勒停安置州

孫諤 史傳 字元忠睢陽人元祐中累官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言者指爲朋黨之魁其監不遜黜序辰爲甄孫竄遇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下諸相前議一切勿問貶停歸其鄉已而知廣德須徙廣州提點湖南刑獄徽宗立復爲右司諫遷左司諫以疾卒 宋詩紀事熙寧六年進士累官右正言以[illegible]知廣德軍卒後入黨籍

陳郛 史無傳

朱光裔 史無傳 京空寺題名有云通判府事河南朱光裔公達來遊紹聖二年二月十二日

蘇嘉 史無傳

龔夬 史傳字彥和瀛州人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上殿抗疏辨忠邪又乞正元祐

后謂伏臘已而元祐后責再覈昔者論夫首尾建言詔削黜編管房州從泉州
化州徙漳達所持羽乞錄自給違敕得歸政和元年卒紹興中累贈右諫議
大夫

王回 故 史附鄒浩傳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元符中奏祖治為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浩南遷回斂交游錢與治喪往來經理且以安其母遣書以囑遂詣詔獄除名停廢徽宗立召還舊官權監察御史數日卒錄其子渙老郊社齋郎蔡京為相奪之仍列名黨籍

呂希績 故 史無傳 通鑑輯覽字紀常公著次子紹聖四年光州居住

吳儔 故 史無傳 續通鑑紹興五年十月庚申故承議郎吳儔贈直秘閣官其家一人儔育孫也名在黨籍故其家請而賜之

歐陽中立 故

尹材 故

葉伸 故

李茂直 四人史俱無傳

吳處厚 史附姦臣蔡確傳 處厚邵武人始蔡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處厚通牋乞憐確無汲引意元祐中確知安州郡有濟江卒當戍漢陽確固不遣處厚怒曰爾在廟堂時數陷我今比郡作守猶爾邪會得確車蓋亭詩引郝甑山事乃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甑山公唐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此蓋時運之大變尤非佳語譏謗切害非所宜言確遂南竄擢處厚知衛州未幾卒紹聖間追貶歙州司馬

李積中 史附李大性傳大性字伯和端州四會人其先積中嘗為御史以直言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李氏自積中三世官于朝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並躋從列為名臣云 按宗學

元年九月積中
名列正上等

商倚 故史無傳 傳士入元祐黨籍有詩見同文館集 宋詩紀事附淄川人官太學

陳祐 史傳作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拜右正言上疏
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彥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賈易岑象求
豐稷張耒黃庭堅龔原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特避近嫌而已
今若分別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逐去元祐之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
聖人才比肩于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數十輩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
黨也遷右司諫又論章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符旨通判滁州卞乞貶伯雨
等詔祐散官[illegible]州
徙郴州復承議郎卒

虞防 李祉 李深 三人史無傳 [illegible]
年正月李深

李之儀 史附李之純傳之純從弟字端叔登第幾三十年乃
安置復州 從蘇軾於定州幕府元符中察訪內香藥庫御史
石預言其嘗從蘇軾辟不可以任京官詔勒停徽宗初提舉河東
常平坐為范純仁遺表作行狀編管太平徙唐州終朝請大夫

范正平 史附范純仁傳純仁子字子夷紹聖中為開封尉蔡京當擬正平及當國
言正平矯撰父遺表文李之儀所進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
虛佇之意逮以正平逮之僕克明同詣御史府正平就獄捶楚甚苦皆誣服
獨克明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使從其家得
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獄遂解正
平羈管象州家屬死者十餘人會赦得歸潁昌以壽終

曹蓋 楊綝

二人史俱無傳 蘇昞 史傳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學元祐末呂大中薦之起布衣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華宜寺有蘇昞題名元符三年二月與李援寧鎮武陳去華段勺同遊 葛茂宗 劉謂 三人史俱無傳

柴袞 洪羽 史無傳 宋詩紀事洪朋字龜父南昌人黄山谷之甥與弟芻駒父炎玉父羽鴻父俱有才名號四洪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洪氏兄弟四人其母黄魯直之妹不淑早世所爲賦毁㩴者也龜父累舉進士不第其季弟羽鴻父坐上書元符中入黨籍終其身詩不傳于世

趙天佐 李新 扈充 故 張恕 陳并 五人史俱無傳 洪芻 史無傳 宋詩紀事芻字駒父紹聖元年進士崇寧中入黨籍靖康中爲諫議大夫汴京失守坐爲金人括財流沙門島卒 周鍔

蕭刓 趙越 滕友 江洵 方适 許端卿 七人史俱無傳

李昭玘 史傳字成季濟南人累提點永興京西京東路刑獄坐元符上書奪官徽宗立召爲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崇寧初詔以昭玘嘗傾搖先烈改元豐勅條倡從寬之邪說罷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中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于十囊命曰燕游十友自序以爲與今人友或趨附而陷于禍吾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晚知滄州辭不行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 向綡

陳寀　鍾正甫 二人史俱無傳　高茂華 史無傳宋詩紀事云字秀實呂去仁稱其人物高遠有出塵之姿入元祐黨籍

楊彥璋 史無傳　廖正一 史無傳宋詩紀事字明略號竹林居士安陸人元豐二年進士元祐中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出知常州紹聖間入黨籍貶監玉山稅　郡齋讀書志廖明略元祐中召試館職蘇子瞻在翰林見其所對策大奇之俄除正字

李夷行 史無傳　宋詩紀事字柄大崇寧間都水丞出爲泗州守入元祐黨籍

彭醇

梁士能 二人史俱無傳

武臣

張弼　李備 故　王獻可 故　胡田　馬諗 五人史俱無傳

王履 史無傳　宋詩紀事字坦翁開封人元祐初從父景淵南郊恩爲三班奉職元符上書編置新州入黨籍靖康初除相州觀察使[illegible]被圍死之三朝北盟會編載其臨難歌云稽首向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欲

趙希夷 史無傳　宗室世系表太祖次子燕王德昭九世孫希夷乃秉義郎子維之曾孫郡王之孫師籛之子事跡無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三人

史俱無傳

趙希德 史無傳宗室世系表太祖次子燕王德昭九世孫希德乃武翊大夫子極之曾孫伯麾之孫師璵之子事蹟無攷

王長民　李永　故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愿

吳休復　故六人史俱無傳　崔昌符 史無傳按史有崔台符字平叔蒲陰人中明法科累官至光祿大夫元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發其惡出知潞州又貶秩徙相州後兼監牧使卒崔與昌符爲兄弟行識以備攷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琥　劉延摹　五人史俱無傳　姚雄 史附姚兕傳兕子字毅夫年十入佐父征伐哲宗朝累加防禦使建中靖國初議棄湟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爲可棄從雄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用王厚復河湟治棄地罪傳雄官光州居住三年得自便後論爲責輕復竄金州明年聽歸高永年死起雄知湟州累奉寧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議同三司謚武恭　李基 史無傳

內臣

梁惟簡　故　史附見顧臨傳云中人梁惟簡坐營事宜仁太后得罪過洛臨與之宴集又附見陳衍傳以援引兵士良梁知新以黨附皆得

罪

陳衍

故史官者傳聞封人以內侍給事殿庭累官供備庫使梁惟簡薦諸宣仁聖烈皇后主管高韓王宅累出爲眞定路都監御史來之邵方力詆元祐政事首言衍在垂簾日交結戚里進退大臣力引所私俾居耳目之地坐貶監郴州酒稅務又編管白州徙配朱崖章惇起獄誣元祐諸老大臣云結衍輩以謀廢立士良嘗與衍同在宣仁后閤自郴州召之使言其說士良至但言宣仁彌留之際衍嘗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付外而已鍛鍊無所得安惇蔡京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十餘人于外以翦除人主腹心羽翼意在動搖大逆不道乃故處死令廣西轉運使程節涖其刑 朱子名臣言行錄引范諫議遺事陳衍初管當御藥院公爲諫議就居城西白家巷東鄰陳衍園也衍每坐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

張士良

史無傳附見陳衍傳詳上 續資治通鑑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前皇城使張士良辭服士良以御藥院官給事宣仁聖烈皇后與陳衍更直宮中掌文書其所從違某事皆衍輒自予奪須降禾書以閱間有臣僚奏請東朝還政者衍匿其奏僭權中不以聞東朝亦不以聞於帝於是蔡京安惇言司馬光劉摯呂大防等交通中人張茂則梁惟簡陳衍之徒微取高位盡變先帝成法深懼陛下一日親政則必有誅君罔上之刑乃同觀卻扂爲傾搖之計於是疏隔兩宮及隨龍內侍十人吞行放罷以去陛下之腹心奉受遺命元臣置以必死之地先帝任事之臣無一存者以翦陛下之羽翼大逆不道死有餘責陳衍罪在不赦亦乞更加審問正以國法詔誅衍於崖州徙士良羈管白州

梁知新

故　史無傳附見陳衍傳詳上　李倬　譚扆　竇鉞　趙約　黃卿

從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偁　梁弼　陳恂

十一人　史無傳

張茂則　故　史宦者傳字平甫開封人初補小黃門五遷至西頭供奉官哲宗即位累遷至入內副都知卒紹聖論元祐人以茂則嘗預任使追貶左監門衛將軍崇寧中入黨籍

張琳　裴彥臣　李偁

故　閻守懃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鄭世昌　鄭居簡　張祐　王化臣　十三人　史無傳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

王珪　史傳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哲宗立累進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卒諡曰文紹聖中邢恕謗挫黃履葉祖洽劉拯交論珪元豐末命事恕又誘教高遵裕子士京上奏言珪欲立雍王由是得罪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削諸子籍徽宗即位遜其官封蔡京兼收復奪贈諡政和中復之　按王珪原在御書百二十人數內其後與章惇別爲一籍不知饒本何以少此人

章惇　史姦臣傳字子厚建州浦城人進士舉甲科哲宗即位累知樞

密院事宣仁聽政惇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宣仁怒黜知汝州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之意首起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慊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譏禁中雇乳媼事又起同文館獄命蔡京安惇蹇序辰窮治欲覆諸人家又議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冤之惇用邢恕爲御史中丞惇託司馬光薦范祖禹曰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及誘高士京上書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皆欲誣宣仁以此實之惇遂追貶司馬光王珪結中官郝隨爲助欲追廢宣仁后白皇太后太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覘知之密語惇與蔡卞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卞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祕獄託以左道廢后瑤華宮其後哲宗頗悔乃歎曰章惇壞我名節哲宗崩徽宗立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爲山陵使靈轝陷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又貶雷州司戶參軍徙睦州死政和中追贈觀文大學士紹聖五年高宗明任伯雨嘗彈惇誣詆宣仁后欲追廢爲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詐使其言施用

豈不上累宋陵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于朝詔下海內稱快　通鑑續編建中靖國元年二月章惇貶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强奪民居下州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死　續資治通鑑崇寧四年十一月己未舒州團練副使湖州安置章惇死惇四子連登科無顯者死之日黨奚分爭金帛停屍數日無人在側爲鼠食其一指　又曰有虞仙姑者年八十餘蔡京嘗具飯招仙姑見大豬指而問京曰識之否此章惇也意以諷京京大不樂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四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二十三

元祐黨籍碑本末

哲宗紹聖元年五月癸丑編類元祐羣臣章疏及更改事條　七月戊午詔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輕重議罰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宋史本紀二年十二月乙酉曾布言文彥博劉摯王存王巖叟輩皆詆毀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網者惇曰三省已得旨編類元祐以來臣僚章疏及申請文字

寄院亦合編類帝以爲然許將再奏曰寄院已得指揮編修文字乞便施行從之

四年正月丙午詔應紹聖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類定姓名責降人子孫弟姪各不得住本州其鄰州內子孫仍竝與次路遠分合入差遣已授未赴并見任人竝罷 以上續資治通鑑

三月壬午命官編類司馬光等改廢法度論奏事狀 宋史本紀

三月壬午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前日追正司馬光等罪惡實狀竝取會編類人爲一本分置三省樞密院

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從之章惇蔡卞請命序辰及
直學士院徐鐸主其事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者
四月丁酉進編臣僚章疏一百四十三帙　五月
辛未詔榜示朝堂曰朕獲承先構永惟休烈盛美欲
以昭示萬世而頃遭羣姦逞憾力肆詆排政事人材
廢毀殆盡忠良與鄉士大夫共承厥志念今在廷之臣
乃陰懷私恩顯廢公議以姦臣所斥逐爲當罪所變
更爲得宜以先帝所建立爲不然所褒擢爲非當借
孽餘黨幸復致收扇爲是非不定之論欲開善否更
用之端朕察言觀事灼見邪心欲正典刑當申儆戒

其或怙終必罰無赦

元符元年二月丙申詔河北路轉運副使呂升卿提舉荆湖南路常平等事董必並爲廣南東西路察訪蔡京等究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乃更遣二人嶺外謀盡殺元祐流人時朝廷猶未知劉摯梁燾之死已而知之二人並罷　初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者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又責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劉安世等過嶺意猶未慊仍用黃履疏高士英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皇后帝頗惑之

最後起同文獄將悉誅元祐大臣內結宦者郝隨爲助尋媒糵垂簾時事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遂赴詔獄欲使證宣仁廢立及士良至以舊御藥告并列鼎鑊刀鋸置前謂之曰言有卽還舊官言無則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也乞戮京惇無如之何但以陳衍罪狀塞詔宣仁廢立之議由是得息　六月壬寅詔蹇序辰安惇看詳元祐訴理所陳述語言於先朝不順者職位姓名別具以聞序辰初有是請帝亦厭之蔡卞勸章惇力使必行故有是詔自後緣訴理被禍者凡七八百人序

辰及惇實啓之　九月丙辰蹇序辰安惇以訴理事入對曾布言此事株連者衆恐失人心昨朝廷指揮令言有不順者具名聞奏中外皆以爲平允然恐議論者更有所加願聖意裁察臣謂訴理之人本無可罪今刑部左右兩曹一主斷獄一主敘雪蓋自祖宗以來凡得罪輕斷訴雪者比比而有但元祐用事之人特置一司以張大其事信爲可罪其訴雪者似不足深責帝深納其言而序辰及惇所陳已紛紛矣

以上宋元通鑑

十一月甲子除元祐餘黨及特旨行遣者並與量移續資治通鑑

徽宗即位元符三年四月先是韓忠彥言哲宗即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獻言者以千百計章疏既相乃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指爲謗訕前日應詔者大抵得罪今陛下又詔中外直言朝政闕失若復編類則敢言之士必懷疑懼臣願急詔罷局盡裒所編類文書納之禁中中書舍人曾肇亦言祖宗以來臣僚所上章疏未嘗編寫蓋緣人臣指切朝政彈擊臣下皆是忘身爲國不顧後禍朝廷若有施行往往刊去姓名只作臣僚上言所以愛惜言事之人不使招怨若一一編錄傳之無窮萬一其人子孫見之必結

深隙祖宗以來未嘗編錄意恐在此今編錄既非祖
宗故事又有限定年月且元豐八年四月已前上至
國初元祐元年四月十二日已後下至今日章疏何
爲皆不編類而獨編此十年章疏臣所未諭欲乞指
揮將中書樞密寫人等並各放罷帝嘉納之癸亥詔
罷編類臣僚章疏局翼日吏部侍郎徐鐸取已編類
成書者悉行進入　冬十月初章惇既罷知越州陳
瓘等以爲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
局凡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剥皮斬頸拔舌
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官如安惇蹇序辰受大臣風

論傳致諄言指爲謗訕攷之公論宜正典刑于是二

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章惇武昌軍節度副使潭

州安置歷代通鑑輯覽宋元通鑑

十一月詔改元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

公至正消釋黨朋遂詔改明年元爲建中靖國由是

邪正雜進矣通鑑輯覽

改元詔下御史中丞王覿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

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

異不同覿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

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於

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爲善述神宗作法於前子孫當守於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也當國者忌其言遂改爲翰林學士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苟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宋元通鑑）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任伯雨又言蔡卞惡甚於章惇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保佑之功欲行追廢

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啓而後行二也宮中厭勝事作卞乞掖庭置獄只遣内臣推治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疏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激怒哲宗致鄒浩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行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惇遲疑未應卞以二心之言脅之惇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六也卞陰狡險賊惡機滑天門生故吏徧滿中外今雖薄責猶如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同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别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也奏入不省　十一月壬午三省奏

事訖曾布獨留進呈內降起居郎鄧洵武所進愛莫助之圖其說以爲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之者其圖如史書年表例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爲七隔每隔旁通左曰紹述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其餘每隔止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之屬而已右序舉朝皆在其間至百餘人又於左序別立一項小貼揭去布密稟揭去臣僚姓名帝曰洵武謂非相蔡京不可以不與卿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所陳旣與臣所見不同臣安敢與議明日遂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乞

籍記異論之人於是帝决意用京矣宋元通鑑

十一月再詔改元曾布主于紹述請改明年元爲崇寧帝從之通鑑輯覽

崇寧元年五月庚午臣僚上言先朝貶斥司馬光等異議害政播告中外天下共知方陛下即位之初未及専攬萬機當國之臣不能公平心意檢會事狀詳具進呈以次牽復今日再招人言遂至煩紊伏望陛下明諭執政大臣使公共參議詳酌事體原輕重之情定大小之罪上稟聖裁特賜行遣如顯有欺君負國之實遂自宜放棄不足收卹其間亦有干連牽挂

偏執愚見情非姦誣者乞依近年普博之恩使有自新之路則天下之氣平而紛紛之論息矣乙亥詔故追復太子太保司馬光呂公著太師文彥博光祿大夫呂大防大中大夫劉摯右中散大夫梁燾朝奉郎王巖叟蘇軾各從裁減追復一官其元追復官告並繳納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趙卨孫升孔文仲朱光庭秦觀張茂則范純仁韓維蘇轍范純粹吳安詩范純禮陳次升韓川張耒呂希哲劉唐老歐陽棐孔平仲畢仲游徐常黃庭堅晁補之劉跂王鞏劉當時常安民黃隱張保源汪衍余爽湯馘鄭俠常立程頤張

奐等四十人（通鑑輯覽宋元通鑑俱作四十四人）行遣輕重有差惟孫固為神考潛邸人已復職名及贈官免追奪任伯雨陳祐張庭堅商倚等竝送吏部令在外指射差遣陳瓘龔夬竝予祠其司馬光等責詞皆曾布所草定也又詔應元祐竝元符今來責降人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執政王覿豐稷見任侍從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五十七人竝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通鑑輯覽崇寧元年五月詔籍元祐元符黨人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源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跂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曾君貺陳瓘龔夬江衍余爽湯馘程頤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燾趙約諫扆楊偁陳向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不得與在京差遣）丙子詔

應元祐以來及元符末未嘗以朋比附會得罪者除已施行外自今以往一切釋而不問在言責者亦勿復輒言　八月丙子詔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朱光庭孔平仲孔文仲呂大防劉安世劉摯蘇軾梁燾李周范純仁范祖禹任衍湯馘李清臣豐稷鄒浩張舜民子弟並毋得官京師按宋史本紀云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毋得官京師此所載只二十人爲異

九月乙未詔中書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分正邪各爲三等於是中書奏正上鍾世美喬世材何彥正黃克俊鄧洵武李積中六人正中耿毅等十三人正下許奉世等二十二人邪上尤甚范柔中等三十

九人邪上梁寬等四十一人邪中趙越等一百五十人邪下王箪等三百十二人已亥御批付中書省應元祐責籍并元符末叙復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進入丁是蔡京籍文臣執政官文彥博等二十二人

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安燾呂大防劉摯梁燾王巖叟范純仁王珪王存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通鑑閻寬宋元通鑑載二十四人增多韓忠彥鄭雍二人餘並同此

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

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卨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楊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鄒浩張舜民

餘官秦觀等四十八人

秦觀湯馘杜純司馬康朱保國吳安詩張耒黃隱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汪衍孔平仲王鞏張保源余爽鄭俠常立程頤余卞唐義問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佑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陳瓘龔夬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徐常劉當時馬琮謝良佐陳彥默劉昱曾君貺韓跂

內

臣張士良等八人張士良曾燾趙約譚扆楊偁陳恂張琳裴彥臣武臣王獻可等四人王獻可張巽李備胡田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

攷異曰此據長編所列姓名人數李燾曰七月二日曾君既劉昱李常甯又見九月十七口十七日卽己亥也今按宋史徽宗紀崇寧元年九月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餘官秦觀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而長編所列姓名止一百十七人尚少三人恐有遺脫其出籍八人又不當在內則所闕共十一人矣又二年九月從臣僚之請頒端禮門石刻于天下長編載御史臺抄錄到名數又止九十八人彼此參錯不齊未知何故　按考異所引李燾長編載已出籍者八人今以碑校內李常甯作徐常此八人碑已無名而此外尚有韓敬一人不見於碑又按通鑑輯覽所載二百二十人姓名次序詳略與此不同併錄於此以備攷云府元祐元符末章竇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及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人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又按薛氏

通鑑所載百二十八人除牟執二十四人與續覽同其待制以上官曰蘇軾范祖禹王欽臣錢勰顧臨趙君錫馬默王覿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吳安持錢勰李之純趙彥若趙偁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王長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鮮于侁賈易鄒浩張舜民餘官程頤謝良佐呂希哲呂希績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馬康吳安詩張耒歐陽棐陳瓘鄭俠秦觀徐常湯戫杜純宋保國劉唐老黃隱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常立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祐任伯雨朱光裔陳郛蘇嘉龔夬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劉當時馬琮陳彥劉昱魯君貺韓跋內臣張士良曾燾趙約孫諤毛滂陳詢張琳裴彥臣武臣王獻可張巽李備胡田凡百二十人較續覽加詳而次序與此本迥異姓名亦間有不同

庚子贈宣德郎鍾世美為右諫議大夫錄其子為郊社齋郎世美元符末提舉福建路常平應詔上書乞復熙寧紹聖政事至是第為正上等第一故有此恩餘正等四十人悉加旌擢其邪等五百四十二人降責有差按此與東都事略小異詳見下

以上並續資治通鑑

冬十月戊辰詔責降官觀人不得同一州居住丙子
劉奉世等二十七人坐元符末黨與變法並罷祠祿
宋史本紀
冬十月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竄豐稷
陳瓘等于遠州時元符皇后閤宦者郝隨諷蔡京再
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
復后爲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
膚邉章論韓忠彥等秉一布衣誑言復瑤華之廢后
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逖小臣
詭附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京等皆

主其說帝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擢鄭㴾鴻臚寺主簿宋元通鑑

十一月甲辰詔曰元符末下詔求直言蓋欲廣朕聞見裨益政治比以所上章疏付之有司攷其邪正令具名來上其間忠言讜議指陳闕失力陳父子兄弟繼述友恭之義者四十一人悉令旌擢以勸多士內有附會姦慝詆毀先帝政事總五百四十一人然言

有淺深罪有輕重取其詆毀謗斥尤甚者三十人可
逐之遠方次等四十一人其言亦多詆訕各逐等第
責降以戒爲臣之不忠者東都事畧徽宗紀 按此卽續通鑑九月庚子一條而詳畧小異因并錄之以備參攷
十二月丁丑詔諸邪說詖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
學術政事並勿施用
二年三月乙酉詔黨人子弟毋得擅到闕下其應緣
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
如之癸卯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五百三十八
人其嘗上書在正等者升甲邪等者黜之並宋史本紀

時李階舉禮部第一階深之子而陳瓘之甥也安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魁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忱惇兄也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帝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於卿等亦並黜之皆從蔡京言也　四月乙亥詔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馬涓文集范祖禹唐鑑范鎮東齋記事劉攽詩話僧文瑩湘山野錄等印板悉行焚毀　詔追毀程頤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覺察時臣僚上言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勸講經筵有輕視人主

之意議法太學則專以變亂成憲爲事故有是詔
六月庚申詔元符末上書進士頗多詆訕令州郡遣
入新學依太學自訟齋法候及一年能革心自新者
許將來應舉其不變者當屏之遠方　七月辛卯詔
上書進士見充三舍生者罷歸乙巳吏部言程頤子
端彥見任鄢陵縣尉即係在京府界宜放罷從之因
下詔責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及府界差遣　九月
壬午詔宗室不得與元祐姦黨子孫及有服親爲婚
姻內已定未過禮者並改正庚寅詔上書邪等人知
縣以上資序並與外祠選人不得改官及爲縣令

臣僚上言近出使府界陳州士人有以端禮門石刻

元祐姦黨姓名問臣者其姓名雖嘗行下至於御筆

刻石則未盡知近在畿甸且如此況四遠乎乞特降

睿旨以御書刊石端禮門姓名下外路州軍於監司

長吏廳立石刊記以示萬姓從之 孜異云長編御史臺抄錄到元祐姦黨曾任宰臣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執政官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安燾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卨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楊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鄒浩張舜民餘官秦觀湯馘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吳安詩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鞏張保源任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陳瓘龔夬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而內臣武臣不與焉通計止九十八人其所列姓名次序亦與元年小異今具錄以備參攷云 按此條與元年小異者曾任

（宰臣內韓宗彥鄭雍二人爲元年所籍餘俱相同）十一月庚辰詔以學術政事聚徒傳授者委監司舉察必罰無赦　十二月丁巳詔臣僚姓名有與姦黨人同者竝令改名從權開封府吳拭奏請也時改名者五人朱紱李積中王公彥江潮張鐸（按碑有江洵無江潮張鐸姓名亦未見）三年春正月辛巳詔上書邪等人毋得至京師　二月己酉詔王珪章惇別爲一籍如元祐黨　六月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餘竝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元祐姦黨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司馬光等二十七

人待制以上官蘇軾等四十九人餘官秦觀等一百七十六人武臣張巽等二十五人內臣梁惟簡等二十九人爲臣不忠曾任宰相二人按續資治通鑑人數下各注姓名今以碑校之姓名皆同間有異者分注各人之下此不復出其有次序互異者無甚關係亦不斷論惟餘官一百七十六人據碑是一百七十七人內失載周遵道一人且不合三百九人之數疑誤

壬戌蔡京奏奉詔令臣書元祐姦黨姓名恭唯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罰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攷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東壁永爲萬世子孫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

述之志謹書元祐姦黨名姓仍連元書本進呈於是詔頒之州縣令皆刻石按此奏京即節取其碑序於碑首而其文稍異因備錄於此又按通鑑輯覽時戶部尙書劉拯字彥修宣州南陵人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爲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爲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諫劾之出知蘄州　十一月庚辰詔上書邪等選人除不得注知縣令丞外其職官錄叅判司簿尉並許差注　丙申祀圜丘大赦應係貶謫官員除元祐姦黨籍及別有指揮不許移放之人外未量移者與量移　四年五月戊申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　七月丁巳手詔應上書奏疏見羈管編管人可特與放還鄉里仍令三省量輕重具名立此聞奏　八月壬辰詔應

上書編管進士已放歸鄉里親戚保任者若犯流以上罪或擅出州界或不改革輒有謗訕其保任與同

九月己亥詔元祐姦黨久責遐裔用示至仁稍從內徙應嶺南移荊湖荊湖移江淮江淮移近地唯不得至四輔畿甸除上書已經量移及近鄉人外其被詔量移者凡五十七人鄒浩陳次升余爽范正平范柔中黃庭堅陳瓘任伯雨張庭堅龔夬李祉王道梁弼陳侚馬諗王履郭子旂趙彥德王長民張林范純粹閭守懃王化基曾布劉安世孫琮馬涓李深曾紆蔡克明鄭居簡韓忠彥范純禮安惇王古曾肇朱師服張耒呂希純王覿豐稷張舜民謝文瓘龔原吳安遜馮說梁安國王箴曾燾裴彥臣朱紱李穆鄧世昌王化臣李之儀江公望陳祐

十月戊子詔上書進士未獲者限百日自陳免罪按此條見宋史本紀

十二月癸巳御筆手詔曰昨降手劄應上書奏疏見編管羈管人令還鄉里責親屬保任

而有司止從量移其誣謗深重除范柔中鄧考甫不放外餘並依已降指揮放還鄉里令親屬保任如法

五年春正月乙巳以星變避殿減膳詔中外臣僚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毀元祐黨人碑又詔應元祐及元符末係籍人等遷謫累年已足懲戒可復仕籍許其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毀如外處有姦黨石刻亦令除毀今後更不許以前事彈糾常令御史臺覺察違者劾奏攷異曰宋史劉逵傳初以附蔡京驟進京以彗星見去相而逵獻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陳桱通鑑續編采此說後人皆因之案毀碑寬禁在京罷相前一月宋史誤又東都事畧劉逵傳及李氏長編並不載逵語恐非事實續編又云帝夜半遣黃門毀石刻翼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亦未知出何書姑附記於此　按毀碑之事雖在京罷相前一月然宋史蔡京傳亦云帝以言者毀黨碑則毀碑自出於言者非徑由帝

命或所謂言者即劉逵未可知又蔡京厲聲曰云云通鑑輯覽亦載之　丁未太白晝見大赦天下除黨人一切之禁又詔已降指揮除毀元祐姦黨石刻及與係籍人叙復注擬差遣深慮愚人妄意臆度覬欲更張熙豐善政苟害繼述必置典刑　庚戌三省同奉聖旨叙復元祐黨籍曾任宰臣執政官劉摯等十一人劉摯梁燾李清臣王巖叟輕第二等韓忠彥曾布范純禮安燾劉奉世輕第三等黃履　待制以上官蘇軾等十九人蘇軾劉安世曾肇鄒浩朱光庭輕第二等孔文仲范純粹豐稷王古張舜民朱師服謝文瓘賈易呂希純楊畏輕第三等陳次升郭知章朱紱葉祖洽　文臣餘官任伯雨等五十五人重第一等任伯雨范柔中鄧考甫張庭堅馬涓封覺民輕第一等黃庭堅陳祐李祉張耒李深李之儀周誼孫琮胡端修趙令時吳安遜王箴曾紆江公望李積中汪衍梁寬沈千曹興宗王極陳師錫楊瓌寶陳升黃安期高漸蕭刓趙越滕友陳唐李昭玘倪直孺高茂華歐陽棐陳察廖正一劉唐老楊彥璋張紹梁士能錢景祥李夷行吳處厚張

夙經第三等蔡希甫鄧旣鍾正甫許端卿向縱遴人呂亮卿等六十七人經第二等呂諒卿鄭俠余爽范正平楊琳蘇昞鞠茂宗劉渭柴衮洪羽趙天祐李新芮葉趙珦李傑李黃郭執中石芳金極高公應安信之張槃黃策周永徽鮮于綽王貫蘇迥常固何大受下嵩遷方俟正許亮輔楊朏胡良梅君俞冠宗顏張居厚李修資才曹曾俟變道周遵道林膺壽岳王交張溥許安修胡潛董庠蔣津王守鄧允中梁彣民已陽張裕際表民江洵王公孝方适鹿敏求世英呂彥祖何大正衛約裴公適王蔡十一月癸丑臣僚

上言伏覩崇寧五年七月三日敕應係舊籍人子弟許到闕者見訖赴部令預集注三次集滿不授差遣者將與直差又選人限一季若在外指射差遣者聽免直差朝辭訖限三日出門此陛下慮浸久有害紹述故畧為防限以示好惡也然到闕而見與見訖赴部初無日限伏望特旨令到闕三日即投下文字朝

見訖三日即赴部所有集注直差朝辭出門自從舊
條則異趣之徒不得倚法之脫略而害紹述之聖政
若乃上書邪等人公肆狂妄非上之所建立所謂躬
自蹈之殆與係籍子弟連坐者異矣是宜得罪重於
子弟今陛下縱以仁心矜貸此曹亦當固爲防限臣
愚以謂宜於七月三日勅內添入上書邪等庶幾繼
志述事明示四海仁心義政並用不廢從之
大觀元年五月癸卯詔自今凡總一路及監司之任
勿以元祐學術及異議人充選
二年三月門下中書後省左右司言檢會今年正月

一日赦書元祐黨人懷姦睥睨報怨不已公肆詆誣罪在宗廟者朕不敢貸其或情輕法重例被放棄或非身自犯因人得罪或志非詆謗言有近似或本緣辨理語涉譏訕或止因職事偶涉更改凡此之類不據元貶責罪犯審量其情分輕重等第取情理輕者與落罪籍類叙差遣今將元編類冊內依詳赦文看詳到孫固等四十五人孫固陸佃王存蔣之奇趙瞻安燾顧臨張問朱師服錢勰王欽臣楊畏李之純王汾馬默扆鼎向綡李昭玘歐陽棐陳察梁士能楊彥璋李賁鍾正甫許端知趙彥若賈易姚勔呂希績歐陽中立葉伸陳郛朱光裔蘇嘉兗辭常立李茂直司馬康都貺鄧忠臣廖正一呂希哲秦希甫張耒杜純詔除孫固安燾賈易外餘並出籍又看詳到葉祖洽等六人葉祖洽郭知章上官均朱紱种師極錢景祥詔並出籍

六月戊戌門下中書後省左右司復依赦看詳到韓維等九十五人詔並出籍韓維楊康國趙禹鮮于侁劉奉世黃欽遠呂希純岑象求孔武仲張舜民唐義問余卞宋保國李深陳祐商倚李之儀范正平李祉韓治晉舒黃隱馬諗王履任濬趙希從郭子旂劉延肇錢盛吳休復崔昌符李湛李玩吉思雄趙令蕩王庭臣高士權李永王獻可李嘉亮姚雄潘滋高茂華暖友張溥梅君俞楊瓌寶林膚彭醇呂彥祖頭唐曾望王守曹賈宗高公應黃才江公望黃安期梁俊民王貫張集寔鹿鍰求李賁高士育逢純熙趙令時倪直孺沈千朱紘吳侯覲道超越周鍔黃刑高遵裕劉渭楊琳鄧允千蕫祥王父楊朏于肇劉勃許堯輔謝潛張風何大正張裕洪芻鮮于綽李積中馮百藥袁公適李新許安修案此蓋長編所列止九十四人蓋脫去一姓名戊申三省檢會

正月一日赦書應元祐黨人不以存亡及在籍可特與敘官勘會前任宰臣執政官見存人韓忠彥蘇轍安燾身亡人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曾布章惇梁燾王巖叟李清臣范純禮黃履詔見存人與復一

官文彥博等亦各追復有差以上並通鑑輯覽宋元通鑑續資治通鑑

三年秋七月丁未詔謫籍人除元祐姦黨及得罪宗廟外餘並錄用

四年三月戊辰詔上書邪下等人可依無過人例今後改官升任並免檢舉　閏八月辛酉詔戒朋黨

政和元年十一月壬戌以上書邪等及曾經入籍人並不許試學官

二年春正月甲子制上書邪等人並不除監司

重和元年春正月己丑應元符末上書邪中等人依無過人例　九月癸巳禁羣臣朋黨

宣和四年十一月庚午上書邪上等人特與磨勘以上宋史本紀

五年秋七月禁元祐學術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通鑑輯覽

六年冬十月庚午詔有收藏習用蘇黃之文者並令焚毀犯者以大不恭論宋史本紀　按此條宋元通鑑與五年七月同系其日曰庚午通鑑輯覽亦同條而不系庚午皆不作六年十月

欽宗靖康元年二月壬寅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以上宋史本紀

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通鑑輯覽　薛氏通鑑

總論

哲宗皇帝爰自沖年嗣膺大歷是時宣仁共政登進忠賢以安天下故元祐致治之盛庶幾仁宗及紹聖親政起熙豐舊人而用之元祐政事一切務以相反烏虖哲宗之英毅開敏有能致之資惜乎大臣不以忠厚而事其上也（東都事略哲宗本紀贊）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穎昌府召章惇爲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覬倖相位復行免役靑苗法除

諸路常平使者停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淸臣出知北
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即位用韓忠彦爲相淸臣爲門
下侍郎忠彦與淸臣有嫌故忠彦惟淸臣言是聽淸
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彦所薦淸臣罷之劉安世
呂希純皆忠彦所重淸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定
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彦薦爲諫大夫淸臣出之
帥眞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淸臣
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彦儒甚不能爲之主曾布
爲右相用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
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淸臣亦爲布所陷出

知北京伯溫常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爲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既勝衆小人並進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忠宣相在建中靖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希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享美名矣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爲之流涕者也　哲宗即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羣賢畢集於朝專以忠厚不擾爲治和戎偃武愛民重穀庶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號洛黨

者以程正叔爲領袖朱光庭賈易爲羽翼川黨者以
蘇子瞻爲領袖呂陶等爲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
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羽翼尤衆諸黨相攻不已正
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疾之
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
政兩平之是時旣退元豐大臣于散地皆銜怨刻骨
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
爲相因以爲元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
秦人戇直無黨范淳甫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免
竄逐以死尤可哀也 邵氏聞見錄

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陽陳忠肅公隨衆謁之章素聞公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公曰請以所乘舟為喻乘舟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章默然未荅公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敘以何事為先何事為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為君子誰為小人諒有素定之論章竚思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公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章厲色視公曰光輔母后獨宰政柄不遵紹先烈

肆意大改成緒僕國如此非姦邪而何公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遂以為姦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僕國益甚矣乃為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為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紛至於今日為今之計唯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為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辞辨淵源議論勁正章雖忤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臨公共飯而別章到闕召公為太學博士公問其與蔡

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婿嫁爲辞久乃赴官於
是三年不遷陳忠肅公遺事
哲宗以沖幼踐阼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賢罷
青苗復常平登俊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
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屏去未盡已而
媒蘖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
禍與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宋史哲宗本紀贊
宋中葉之禍章蔡首惡趙良嗣厲階然哲宗之崩徽
宗未立惇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祚之亡張
覺舉平州來歸良嗣以爲納之失信於金必啓外侮

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張覺金雖強何釁
以伐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而君
子有所不能制也宣政之爲宋承熙豐紹聖椓喪之
餘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鮮不亾者故特著以爲
戒宋史徽宗本紀贊

崇寧元年五月詔籍元祐元符黨人發明曰黨人之
禍其來尚矣自漢立黨錮而正士擯斥唐立黨禁而
君子潛藏然皆不過數世而天下隨滅何也蓋正人
國之元氣元氣遏絶國能久乎宋自仁宗寶元元年
詔戒百官朋黨慶歷四年詔戒朋黨相訐其端雖起

於仁宗然亦罷之之意非籍之之意也徽宗即位擢
二年詔籍元祐元符黨人則其見惑小人而浸不克
終之意可見矣天下何由而治乎是時羣邪肆虐罔
敢誰何獨陸佃一言以救之其禍少息見忤朋邪遂
爲罷出可勝惜哉　崇寧二年九月令州縣立黨人
碑蔡明曰小人之疾忌至此極矣徽宗之昏庸至此
甚矣朱子曰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
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
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
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前立黨人碑於端禮門又

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此令州縣立黨人碑畧無一毫矜恕之意黨人何負于國而疾之深耶　崇寧三年六月重定黨人刻石朝堂發明曰重定者不宜定也惡已甚也朱之所謂黨人者皆一時之君子既非有蠹政害民之事又非有挾私報怨之愆何以謂之黨人而疾之之深耶蓋君子有朋而無黨小人有黨而無朋然反以君子爲黨者非公平正大之事也良由小人之心欲陷君子而難其名必目之爲黨人則濟濟多士皆羅網中而小人之私意方遂耳殊不知正人天地之紀伐天地之紀則國未有不敗亾者

徽宗苟能知此悔過自新可也夫何沈溺於豫弗克稍悟惜哉廣義曰小人之害君子直欲其聲銷影沈沒世無聞然後已然而諸賢流芳百世蔡京遺臭萬年者其皆出於此乎嗚呼君子小人義利之間學者不可不辨之早而決之力也　崇寧五年正月毀黨人碑復諭者仕籍發明日徽宗因星變而能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則庶幾有敬天聽言之意矣故夫除黨人父子兄弟之禁還上書流人徙元祐黨人於近地毀黨人碑皆所以予其悔悟之心也古之聖賢不貴無過而貴改過者其以此耳徽宗苟能自是一新舊

桀遷善戒惡則何天變不消而民心不得哉借其求言未幾而罷求直言詔心未形而邪侈復作此其所以終于悖亂而不救也廣義曰詔求直言因星變也半夜毀碑畏蔡京也婦制其夫家道不可成臣制其君國體不可立易曰輿說輹夫妻反目此之謂歟通鑑輯覽目

張溥元祐更化論曰神宗崩哲宗即位召程頤爲宗正寺丞未至而卒朝野哀傷元祐元年秋九月河內公司馬光卒三年冬十二月蜀公范鎮卒四年春二月東平公呂公著卒則老成幾盡矣詩不云乎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孔子歿魯哀公誄之慼然於天之不遺一老元祐之初羣賢彙征天下望治元德先逝澄清安託然而聖政日新庶務畢舉者以宣仁太后在上也宣仁故高瓊曾孫光憲曾太后少鞠之宮中命配英宗生神宗及岐王顥嘉王頵神宗不豫邢恕蔡確屬意二王太后獨決延安之命不立愛子而立嫡孫要爲天下萬世計爾神宗在潁邸時孝友好學一卽尊位徹相求賢勵精三代旣傾心王安石創行新法衍擾民痍惟恐不當靈州永樂之役臨朝痛哭寢食並廢竟憂悸疾崩人君之不壽也或以聲色崩或

以逸遊崩或以餌金石惑神怪崩獨神宗以想望太平求治不得而崩新法爲害其可一朝居乎銳然更始與物維新愆毋垂簾之化固孝子山陵之志也一聽政而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未幾而府界三路保甲罷沅州增修堡砦罷矣方田罷市易罷保馬罷後苑作院罷增直鑄錢監罷成都榷茶場罷王氏經義字說禁矣熙河經制財用司罷青苗法罷矣一聽政而貶吳居厚呂嘉問與邢恕未幾而章惇免韓縝免張璪免李清臣免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黜矣范子淵陸師閔貶鄧綰李定放呂

惠卿蔡確安置矣欲任賢也必先去邪邪一去賢未有不任也欲興利也必先除害害一除利未有不與也其為政也簡其操術也獨三章之約漢高稱仁四凶之誅虞舜垂哲千載極治於宣仁僅見爾或疑人情善反道貴包荒紹聖元符之禍激成於元祐使少從容可幸無變不知陰陽並立陽常不勝一陰五陽君子猶懼況其雜也呂大防范純仁稍議調停而楊畏李清臣即起而乘之宜邪正兼用宣仁先寘禀也夫

又宣仁之証論曰宋代稱治莫盛于元祐為之主者

宣仁高太后也神宗即位變更法制后時以皇太后居寶慈宮嘗流涕語帝憂王安石亂天下帝崩始同哲宗聽政海內乂安或謂神宗子也宣仁母也子行不順教誨惟母熙豐之間羣小馳騖宣仁曷不勸帝早遠佞人守成憲亂而後改事乃多矣然女主垂簾國家所諱哲宗十歲孩童無知太皇太后慮深社稷不得已而朝羣臣若壯子當陽政繇內出朝廷大事豈所預聞惟神宗素志慕堯舜而所任皆驩兜太后深宮憂念未嘗不憐而泣也忽然抱孫寧堪再亂親賢遠奸修草庶政掩吾子之非莫配天之業非求名

而爲虛勢適然爾賊臣章惇輩懟憤放廢媒蘖聖人詭宣訓之辭造同文之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盡恩開寶以來太宗謀契丹仁宗困西夏君子雖進而未盡用小人雖退而未盡舍獨至元祐九年聖政萬事畢舉邪正分途中外晏謐委裘恭已功高數帝且先皇大漸宰相問疾太皇太后手撫延安稱兒孝順立爲太子黃袍寄製度祚屹然勲業如此慈愛如彼哲宗寧無人心遽爲賊臣熒惑小兒所以歎彼昏也褒士良雖治不服向太后指天明誣帝稍感悟宣仁不啟然故號雖存紹述方銳謗史南渡乃辯以上

言之則孫攻王母以下言之則臣弑其君逆賊之變
顯有莽操陰有惇卞亦何所不至哉
又洛蜀黨議論曰元祐之初正人登進程頤以崇政
殿說書名蘇軾以翰林學士召咸拔擢不次在帝左
右未幾以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劾軾胡宗愈孔
文仲顧臨等劾頤洛蜀交攻遂分二黨六七年間廢
罷不一終宣仁淸明之世竟未施用海內惜之唐長
慶太和之有黨也始于李宗閔李逢吉牛僧孺惡李
德裕李紳而排之目以爲黨傾軋報復垂四十年宋
慶歷之有黨也始于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錢明逸

惡范仲淹富弼等而排之目以爲黨飛章詆毀一網
立盡此皆小人結約急爲身謀功名累心而忍怨日
廷明知君子有益于國而深畏其不利于己是以背
公論聚死黨奮發橫溢而不顧也軾與頤合志同方
出處不異熙豐之際或堅卧山林或放逐湖海一朝
遇主攜手偕行方冀其一心奉公更化善政司馬光
未竟之業諸賢力贊其成而口語參商攻訐競起初
不聞有國家大政爭若新法仕塗抵巇怨若牛李也
右頤者詆軾曰謗訕右軾者詆頤曰矯激在兩賢本
無罪可指而言路亦非積憾爲讎特以師友各地辭

色不下喲侮小嫌詬誶靡已即盈朝之上書猶家人
之室鬩耳迨章惇蔡京專國反攻頤軾之徒既竄接
路端門之碑姓名並列此固向所擯胥勃谿忿詬角
立者小人斥爲一黨而並擊之於世不同禍亂世則
同禍諸賢當此亦當自悔其藩籬之不固而水火之
必傷也漢桓帝時周福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謡賓
客譏揣亦學舍戲言耳宦官借之即來告變而捕鉤
黨頤軾之爭不關臧否而黨議即興劉摯梁燾王巖
叟劉安世等超然評論亦稱朔黨與之鼎立始以相
爭者爲黨既則不爭者亦爲黨小人之害君子張而

大之惟恐其黨名之不著追而乘之又惟恐其黨釁之不成也朱浮有言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洛蜀之議呂公著等所痛章惇等所快也文章理學百代其師而其爓豆泣隙生氣類無黨之凶反甚于有黨元祐君子之失未有大于此者況呂大防復招楊畏而使入乎

又紹述論曰紹述之論發于楊畏李淸臣此固小人之靡也畏幼孤好學刻志經術事親有孝名嘗爲王安石呂惠卿所知力尊邪學司馬光入洛畏懼得罪面進謟言光薨而旋謗之且始附呂大防攻劉摯後

即背大防始附蘇轍攻范純仁後即背轍反譎性生彼亦自謂跡在元祐心在熙寧也清臣博學盛名韓琦以兄之子妻之歐陽修壯其文比之蘇軾乃怙才躁進覬望相位紹聖策士議主紹述國是遂變此兩人者初喜聲譽交君子令循節無改不失令士迫切求用竟甘戎首鄙夫患失良可畏也元祐八年宣仁甫崩哲宗親政即名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君心不正君子見微而憂小人知著而喜改元以前大防等罷章惇等進一二月間勢已燎原其後竄正人廢母后誣宣仁于在天貶故老于九京雖日亟亟曰此神

考志也抑思宣仁太后神考之母司馬光呂公著諸
臣先朝所遺爲人子者誣先帝之母逐先帝之臣不
孝莫大焉藝祖創法歷世長治安石惠卿變更啓亂
神考寢疾嘗心痛之元祐欲復祖宗之法不得不罪
變法之人蓋復法者其本志而去小人者其餘也紹
聖欲罪復法之人則託言紹神宗之政蓋去君子者
其本志而紹述者其名也蔡確起大獄王韶取熙河
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徐禧种諤造西事以至吳
居厚鐵冶劉定保甲王子京建州茶鹽李稷陸師
閔市易咸附麗王呂劃剝天下卽彼羣奸何嘗不心

知其非而黨與旣成富貴念急反肆塗面喪堂而起
變法者塗炭海內稱爲元功復法者惠懷兆庶詆爲
罪府毋盍子失而謂之歸過于君臣行君令而謂之
毀謗不道務反公議以快驅除大防等復察奸不啻
自撤籓籬一人操戈舉朝喪氣九年聖政敗于須臾
邦國殄瘁未如何已然楊畏進于元豐顯于元祐遷
于紹聖徒號三變不免悖怒清臣謀相不得悖亦懸
之狂婦遮呼劾罷不起賊臣先驅潰閑無禰才人智
士尤戒失身從横之學寧足慕哉
又孟后廢復論曰宋代冊后哲宗孟氏儀文尤備宣

仁欽聖教誨宮中宰執大臣典司六禮文德親冊賀有賢助劉御侍即明豔才藝善順兩宮帝與后亦未有間也撤坐生怨禱祠與獄皆賊惇與郝隨構之時太皇太后已崩四年矣羣奸紹述欲行誣謗亟發難於孟后其事以仁宗廢郭后爲解而僞爲之謀祝呂夷簡閻文應尤加惡焉然孟后廢於紹聖之三年劉后立於元符之二年帝雖寵婕妤尙畏人言久乃正位使當廢后時廷有諍臣華陽之貶庶道阻乎無如舉朝皆惇黨何也惇等附婕妤謀廢后先摭范祖禹劉安世何日乳媼之諫指爲詆斥竄之遠方鉗天下

尸孟后旣廢元祐諸臣死者奪官生者流貶同文獄起上誣宣仁海內謂之堯舜賊臣比以呂武哆侈南箕天地聨寘苟不佐陽郎稱善士孰知父母有過號泣三諫之義哉鄒浩仗義批鱗立遷新州王回爲泊南寮遠詣詔獄網羅之密幾不容世有樂公然究之非帝意也皇城搒掠孟后獄成董敦逸附會奏讞猶爲呼冤帝不加罪浩疏停婕妤冊禮亦從容與辨未嘗怒呵帝豈憾后者哉憾后者章惇也宣仁功造王室而幾夷庶人則不孫神宗父道可改而反益其舉則不子九年善政而自毀成勢則不君孟氏賢淑而

廢居瑤華則不夫無道之名受者哲宗行者惇黨天子不自爲而大臣代之爲下快其私上蒙其惡是謂極愚耳徽宗初立追先帝悔言復后位號蔡京等又祖惇說而廢之暗君之勢不敵賊臣宋竟以此亡嗚呼

又建中初政論曰神宗十四子八王早薨惟哲宗與申王佖端王佶莘王俣簡王似睦王偲在哲宗崩無子申王以目疾不得立章惇屬意簡王向太后不聽而端王正位是爲徽宗竟喪天下設建辟之時朝議從惇簡王不帝宋可無敗乎然觀即位之初詔求直

言龔夬陳瓘鄒浩任伯雨等並列諫職尊孟后錄忠賢而蔡卞邢恕章惇蔡京安惇蹇序辰諸賊以次貶罷帝非不可爲善者也神宗有堯舜之資王安石呂惠卿相之而熙豐釀亂哲宗非有終之主司馬光呂公著佐之而元祐稱治一人在上豈能獨理助其成者二三執政爾申端諸王才皆伯仲無大過人者幸而端王之立斷出太后賊臣不得擅功帝亦有憾於惇急收公論奮其獨除一年之內幾睹清明若立申王惇將以畫世之惡挾定策之勳銳精紹述害政殺人必又甚焉欲如建中靖國其可得歟太皇太后親

立哲宗邪恕蔡確猶欲誣以廢立自矜推戴章惇祖之圖爲霍光其謀不成社稷福也豈容以商辛後日之惡追非太史立嫡之諍乎帝初立時曾布叱惇樞前位定帝遂惡惇而德布不知布之姦深猶惇也明年改元而邪正雜來蔡京既入而小人專用去一惇進百惇亂數究矣太皇太后聽政九年至元祐八年崩向太后聽政六月至建中元年崩二后殂落之時卽奸臣變法之日自古慮國家者患女主而宋之亂反以無女主故又世運一變也以上馮琦宋史紀事本末

按元祐黨籍或謂之元祐黨人或謂之元祐姦黨

今題元祐黨籍者据南宋翻本之額也此碑之刻
凡三次崇寧元年蔡京與其黨強浚明葉夢得籍
司馬光文彥博等一百二十人等其罪狀徽宗御
書刻于端禮門者一也二年令州縣立黨人碑則
京自書之者二也三年重定黨人刻石朝堂凡三
百九人者三也不著何人所書李燾長編亦以爲
徽宗御書刻于文德殿門東壁又詔京書之以頒
天下是徽宗御書本有二本至五年星變毀朝堂
石刻其外處亦令除毀故所謂百二十人者世無
傳本三百九人者御書碑亦無傳惟蔡京書以頒

行者昶家所藏一靜江饒跋本一融縣沈跋本不
惟兩碑互校有人數姓名之不同即取柯氏宋史
新編馮氏宋史紀事本末邵氏元史類編薛氏宋
元資治通鑑近時畢氏續資治通鑑諸書互校又
各不同或傳刻有異或碑經翻刻不能無訛今以
饒本爲主饒本有誤則取沈本仍注異文於姓名
之下以備參攷至姓名次序與諸書不同今既錄
碑自宜從碑不復更正仍附注之三百九人事蹟
莫備于龔頤正之列傳譜述一百卷所闕者祇四
人蓋龔氏時去北宋不遠文獻有徵採輯尚易而

其書已不可得見又宋史藝文志載三朝正論二卷曾布撰熏人記一卷蔡京撰熙符祐本末十卷龔敦撰文獻通考載曾相手記三卷曾布撰晁氏曰紹聖初元祐黨禍起布知公論所在故對上之語多持兩端又輒增損以著此書邵氏辨誣一卷宋志作十卷邵伯温撰晁氏曰辨蔡卞章惇邢恕誣宣仁欲廢哲宗立徐邸事傳信錄十卷鮮于綽撰晁氏曰言國朝雜事多元豐後朝廷政事得失人物賢否已上諸書皆可與黨籍參稽互證惜皆亡佚矣又元祐黨人碑考一卷明海瑞撰見四庫全書

存目惟　國朝徐賓撰歷代黨鑑五卷內有洛蜀朔三黨及元祐黨籍可資攷證錄入四庫全書元祐黨籍之由始于王安石呂惠卿潰敗于章惇再廢壞于蔡京蔡卞羣姦附之馴致童貫王黼之徒牽引用事其間遷謫株連諸人之載入正史者不過宰執待制以上若干人其餘不載于史者則仍取兩宋叢書彙爲元祐黨籍碑姓名攷約計一百四十二人闕者百六十七人攷章惇在相位七年爲言官任伯雨劾之貶雷州司戸叅軍尋徙睦州而死京爲相二十四年至宣和七年與子攸爭權

帝亦厭薄之乃勒令致仕是冬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京等又一年京竄儋州道死攸亦伏誅然忠良俱盡裴暫彰遂有五國城之痛計距崇寧初立碑藏二十五年爾夫陰陽邪正之氣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同器故仁者能好人必能惡人間或使貪使詐權宜應用亦必不可置之心腹肘腋之地以滋後患記稱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詩則極之於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者此也君子公正爲心羣而不黨其於正人端士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各從其類乃順天道之自然

間有學問偶殊性情稍異而以公義相取爲海內吹嘘善類爲國家愛惜賢才其於小人則去之務盡亦祗上以爲國下以爲民必無肆其機械巡其荼毒而鄉愿之徒乃欲姑息調停以自溷于庸惡陋劣豈聖賢激濁揚清之訓哉漢之宵小以黨錮阨士陵而漢亡唐之末造以白馬定清流而唐滅宋初邪正互爲勝負所以倘爲盛世及至元祐黨籍出而北宋亡慶元黨禁出而南宋亦亡明季東林復社之禍起而亦漸改革是皆以朋黨爲羅織傾陷之資貽千秋之大誡也自來論此碑者著作

凡數種議論凡數萬言莫不斂手而嘗咋舌而嘆者今不能悉載撮其大畧跋之至于碑末附王珪章悖其時晦盲否塞國是日非轉以大姦慝入其中蠅聲紫色不足深論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終